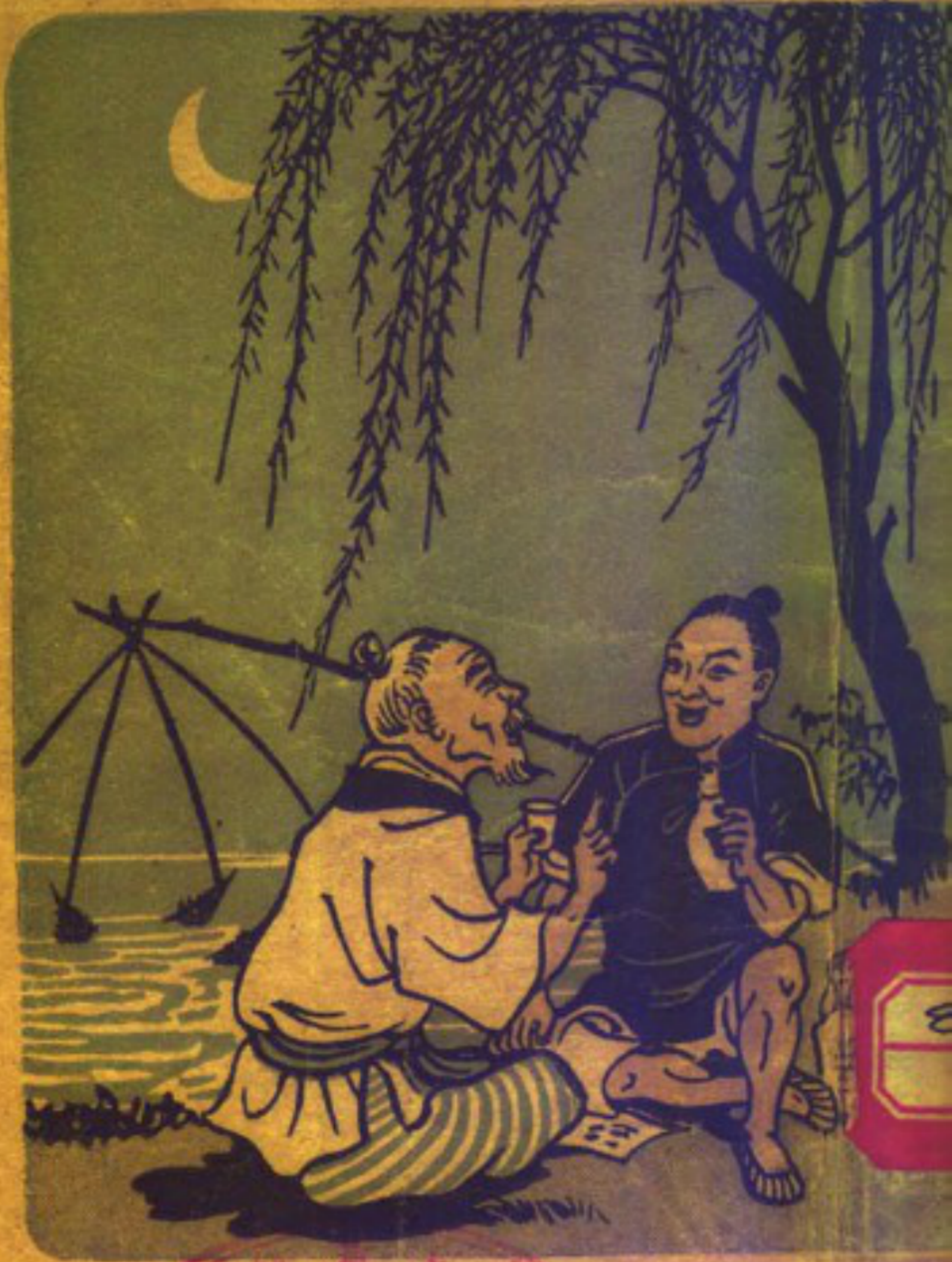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出版社

民間談鬼



上海國光書店印行



前言

孔子說：「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說：「敬鬼神而遠之。」孔子是儒家，也承認有鬼神。就在歐美各國，也有所謂「靈魂學」。足見中西學者，對於鬼都不會加以否定。

民間流傳關於鬼的故事，以及報紙上記載關於鬼的新聞，我們是常有聽到見到的。其他關於鬼的筆記，像：「聊齋誌異」「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夜雨秋燈錄」「耳食錄」等等，更是多得不勝枚舉。本書所搜集的，大都是得諸傳說，內容因爲全是關於鬼的，未免怪誕不經，那祇好傳說者「姑妄言之」，讀者「姑妄聽之」罷了。

本書共五十四篇，爲增進讀者興趣起見，特請名家繪製插圖多幅，光怪陸離，彷彿羅雨峯的「鬼趣圖」。

民間談鬼目次

一	紅毛僵尸	一
二	無常鬼之帽	三
三	女鬼之戀	六
四	鬼迷張天師	七
五	鬼將軍	九
六	賭鬼	三
七	鬼妻	四
八	討債鬼	六
九	幽地王	六
一〇	死人復活	二
一一	水鬼索命	三
一二	八斤嫂	三
一三	鬼宴客	六
一四	死屍失蹤	七
一五	留宿古墓	九
一六	冤鬼顯魂	一
一七	活人扮鬼	三
一八	雷攝屍身	四
一九	沿壁鬼	五
二〇	前世冤孽	七
二一	鬼市場	八
二二	箱中骷髏	九
二三	棺旁玉印	一
二四	鬼招贅婿	四
二五	叫魂	七
二六	狗眼	九

二七	高密令之女	三〇
二八	鬼友	三三
二九	女鬼作祟	三五
三〇	鬼兵	三七
三一	壩中人	三九
三二	關肚仙	四二
三三	捉鬼專家	四四
三四	客店女鬼	四六
三五	偷食鬼	四八
三六	鬼打牆	五一
三七	醫木馬	五二
三八	燒墓	五三
三九	鬼鬧殯儀館	五四
四〇	靈魂照相	五五
四一	陰間醫生	五七
四二	鬼饅頭	五九

四三	百蝶裙	六〇
四四	銀箔刀	六二
四五	路遇亡姨	六四
四六	鬼嫖妓女	六六
四七	怪頭	六八
四八	鬼迷	七一
四九	爆竹殺鬼	七二
五〇	鬼鳴冤	七四
五一	錢塘舊宅	七六
五二	鬼的滋補品	七八
五三	新婦見鬼	八〇
五四	鬼現形	八三

民間談鬼

一 紅毛僵尸

天空陰沈沈地，四周的環境靜寂得可怕，這景象好像特地爲了「紅毛僵尸」的殯舍而佈置的。原來陳公孫有個女兒，年已二十有五，是一位沒有出嫁的老小姐，因病亡了，沒有安葬，一直把棺木停放在祠堂的後廂房裏，到如今已有十五個年頭了。後來不知怎的，大家都說陳小姐變了「紅毛僵尸」了，而且常常要出現，嚇得人們都不敢走進那間屋子，於是由陳公孫親手寫了一紙封條，把那間殯舍封了起來。

陳公孫朋友的兒子李伯平，他是一位喜歡習武的青年，自言生平不怕鬼，因此大家都叫他「李大膽」。有一天，他因爲有事到陳家去，在談話中講起了陳小姐變僵尸的事，他便自告奮勇，願意爲他們捉鬼。當初陳公孫不允許他，因爲女兒雖然死了許多年，但是總覺有些不忍。後來經不起衆人的慫恿，也就答應了伯平的請求，試試他的膽量。

到了夜裏，這間被封了多年的殯屋啓封了，裏面全是灰塵和蛛網，除了一口棺材及對面廂房裏虛設的閨房中應有的幾件東西之外，當然沒有他物了。伯平就坐在「閨房」中，點了



屍 立 刻 跳 躍 上 前 抓 住 長 凳

一支大紅蠟燭，泰然地看着三國志。

過了好久，一點兒動靜都沒有。等到四更之後，伯平正有點倦意，忽然聽得「格格格」的幾聲響，伯平一眼瞥去，祇見對面那口棺材的蓋，漸漸地頂了開來，倏的跳出一個披着一頭紅髮的鬼怪來。伯平見了這副樣子，不禁有些膽寒，幸而他尚能鎮定，默想所謂「紅毛殭屍」，原來是這麼一個怪物！

說時遲，那時快，轉眼間，這個鬼怪已經站在他的前面了。

「啊！」伯平叫了一聲，立起來往後倒退着，全身有些戰慄。

「該是多麼地可怕喲！」他心裏想。看她的神氣，分明是不懷好意，張着大口，露着獠牙，雙手叉着腰，指甲有三寸多長，而且非常銳利，要是給她抓住了，定是性命難保！

這時候，伯平確有些害怕起來了，他爲了自身防衛計，不得不找些東西來作防禦，於是隨手拿起一條長凳，做出抵抗的姿態，殭尸見他這樣，便立刻跳躍上前，一把抓住長凳，和伯平廝打起來。

躲在門外窺聽的衆人們，祇聽得裏面混戰的聲音，乒乒乓乓，把房內的器具都打碎了。大家心驚膽顫地替伯平擔着憂，誰都預測他必定被「紅毛殭尸」殺死。好容易支持到東方發白，殭尸一見陽光，便被迫回到棺材裏去了，伯平這纔有了透一口氣的機會，然而也幾乎變成一個活死人，精疲力盡，癱軟在地上，祇能爬着走了。等到他爬到門口，已經日上三竿，衆人見他沒有死，大家都說他確實勇敢，要是換了別人，一定性命難保了。

從此之後，伯平雖然仍舊不怕鬼，但是祇要有人提起「紅毛殭尸」這個名字，他也會毛骨悚然，十分畏懼哩。

二 無常鬼之帽

浙江上虞岑蒼堰地方，有個呂林甫，非常孝順他的母親，不論甚麼事，祇要他的能力辦得到，無有不滿足他母親的心意的，雖然他家裏很窮，但他總是想盡方法，竭力辦到。

本來，有錢的人家，父母要什麼，子女給什麼，原是容易做到的；若是家境貧困，能夠

做到這樣，那就難能可貴了。所以像呂林¹，是值得稱道的。惟其如此，白白平心竟感動了鬼神。有一次，他的母親病得很厲害，幸虧吃了幾帖藥，慢慢地有些起色了，祇是大病初愈的人，胃口一開，嘴巴很饞，一會兒想吃這樣，一會兒想吃那樣，雖然她很顯憐她兒子的窮困，不忍說出口來，但是，病人的饞嘴，原是無法掩飾的。

林甫自然得在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供養他的母親，不過限於財力，確是迫得他毫無辦法，但他還是勉為其難。

有一天，他的母親對他說：

『林甫！真是苦了你了。生了這麼久的病，還是不能起來幹活兒，而且嘴又饞得很，今天想吃這樣，明天想吃那樣，叫你這個窮孝子怎麼受得了呢！』

『媽媽！你想吃些甚麼？儘管說好啦！』林甫知道這是他母親想吃東西，說不出口，所以就懇切地問。

『叫我怎能說得出口呢！』

『媽媽！你說呀！』

『我……我想……我想買些火……火腿來開開胃……！』

『媽媽！那很容易，我立刻去買！』

林甫嘴裏雖然答應着，但是他心中焦急萬分，叫他怎麼辦得到呢！他呆若木雞的站立了！

好久，默默地沉思着，覺得實在毫無辦法。

他無目的地走了出去，走到嶽廟前，坐在廟門口石獅子的腳跟前苦思着，那知想得久了，不覺朦朧地打起瞌睡來。忽然有一個無常鬼走來，他以為是來捉他的，拔腳就逃，卻給無常鬼抓住了，告訴他不要害怕，他是來解救他的困難的。無常鬼說：

『呂林甫，我可以將我的帽子借給你暫時用一用，因為我知道你很孝順母親，沒有錢買火腿，所以特地來幫助你的。』

林甫聽了無常鬼的話，覺得他沒有惡意，但他不懂無常鬼的意思，借帽子給他有什麼用呢？他就問道：

『謝謝你的好意！但是，借帽子給我，有什麼用呢？』

『用處很大呢！你戴了我的帽子，無論走到那兒，人家都不會見到你的，你可以到南貨店裏去取火腿，人家也不會看見你了。但是，你得記住，你祇能取孝敬你母親的東西，旁的什麼不能取，否則，給我知道，我是不能饒恕你的！』

『謝謝你，請你放心，我決不會做下流勾當的！』

『在明天這時候，你仍舊要到這裏來還我帽子，不能有誤！』

『知道了！』

林甫戴着無常鬼的帽子，立刻到街上一家南貨店去取了一隻火腿，果然人家毫不知覺，

他又到水菓店裏去拿了四隻橘子，糖食店裏去拿了一點蜜餞，便興奮地回家去了。

三 女鬼之戀

蘇州王篤夫有一個女兒，名叫如玉，年紀十八歲，天生麗質，如花似玉，害得一般王孫公子都爲她顛倒，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得她的歡心。她祇愛一個人，就是隔壁奶媽的兒子韓重，她們兩下都有情，私地裏情書往還，她囑他挽媒說婚，可是篤夫很勢利，因爲韓重家境貧寒，斷然拒絕。如玉便成了心病，氣鬱而亡，葬於閩門郊外。

韓重本在上海讀書，三年之後，畢業回家，問起如玉，他的母親告訴他說：

『因爲王篤夫嫌貧愛富，看不起我們，拒絕婚事，並且怒斥如玉，因此，如玉得了心病，氣鬱身死了。』

韓重聽了他母親的話，哭得死去活來，傷心萬分，當即備了酒菜錫箔，到墳前去祭弔。那知如玉有靈，即從墓側出現，對她的情人說道：

『自從你去了之後，便有人來說媒，我父親非但不答應，而且罵了我一頓，真把我氣死了，我就氣鬱身亡。如今你和我已是陰陽相隔，不能如我們的心願，真是無可奈何！』

如玉說完之後，歔歔流涕，悲不自勝，要求韓重到墓穴中去小坐，重敘舊情。

韓重想：『活人怎能到死人的墳墓中去呢？』所以遲疑不敢答應。如玉看他的樣子，知道他有些兒畏懼，於是又說道：

『重！你不要怕，我也知道，你我是幽明異路，但是，我決不會害你的，否則，我也不會爲了你而害病身亡了。』

韓重看她說得這樣懇切，料想不會有害他的心意；同時她是鬼，也不能得罪她，於是祇得硬着頭皮，跟着她到墳墓中去。

他到了塚內，如玉隨即端出酒菜來，和韓重譙飲。過了三天三夜，極盡歡樂。臨別的時候，如玉將自己項頸間的一串珠練贈給韓重，並且哭泣着不忍離別。

韓重取了珠練返家，竟被王篤夫知道，說他是掘墳偷盜來的，要送他到官廳去嚴辦。這時如玉卻在家中顯魂，對她父母說道：『這串珠練是她贈送給韓重的，因爲韓重情深義重，故而贈送給他的，懇求父親不要送官懲辦。』她的母親聽了已經死去的愛女的聲音，不禁驚喜欲狂，趕忙伸着雙手去擁抱，那知撲了一個空。這樣一來，王篤夫當然也相信珠練並非韓重偷盜，於是把韓重釋放回家。

四 鬼迷張天師



張天師忽然倒地身地上磨語不絕

自陽天氣，桃花盛開，正是農人們忙得不可開交的時節。洛陽孟家村裏，驀地騷動起來，一般村婦們，議論紛紛，都說聽得有人下鄉來宣傳，說是鬼的尅星張天師要到洛陽結緣，專門替人家畫符捉鬼，驅邪除妖，並且代人治病，祇要靈符一道，不論怎樣的新老重病，都可治愈。有這樣的活神仙到村中來，怎不叫村婦們大起忙勁呢。

據傳說，張天師是漢朝張道陵的後裔，因為他的第一代張天師誕生的時候，他的母親夜夢神人告訴她明天要養一個兒子，手心上有個朱印，他是天上放下來的主星，專門驅妖捉鬼。後來此事一傳十，十傳百，婦孺皆知了，於是歷代的張天師便都把捉鬼做專門職業，一直傳到現在。

張天師到了孟家村，大家都很尊敬他，給

他好的吃，給他好的住，待他如上賓。但是有幾個思想比較進步的人，都不相信會有這麼一回事，於是吵着要看看張天師的手心，是不是確有一個朱印？張天師動了氣，說他們太不恭敬，預備要回去了。幸而相信他的人佔大多數，苦苦懇求，纔勸住下來。

張天師來到孟家村的使命，是來替他們畫符捉鬼驅邪的，但是那裏知道，鬼沒有給張天師捉掉，張天師反而被鬼迷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妙不可言啊！

事實是這樣的：孟家村有份富家，宅第不寧，常有鬼魂出現，鬧得天翻地覆，人口不安，於是請張天師來捉鬼，藉保安寧。

張天師便佈置場面，一本正經地口裏喃喃唸着咒語，手裏執着銅鈴，東搖西搖地說是趕鬼。可是奇怪得很，正當張天師起勁趕鬼的時候，忽的倒身地上，口吐白沫，嚙語不絕，說是惹怒了羣鬼，要來捉他到陰曹去。忽而又爬了起來，重復唸起咒語來；忽而又倒了下去，胡話連篇。這樣忽而倒下，忽而爬起，不知有多少次，使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過了很久，張天師的神志總算清醒了，他托言羣鬼已被他趕走，祇是還有幾個比較倔強的鬼不服氣，要跟他到陰間打官司，他祇得到陰間去走一趟。說完之後，便急急忙忙地溜之大吉。大家看了這齣活劇，同聲說道：『真是鬼迷張天師！』

五 鬼將軍

沛國有一個姓劉名洪的青年，為人爽直剛毅，平素不信鬼神。劉洪的父親是個都尉，得到上峯的命令，調往某處，因為某處時常鬧鬼，他覺得進退兩難，去又不是，不去又不是，正在這個當兒，劉洪到他父親跟前，自告奮勇地說道：

『爸爸！請您放心，上峯的命令，當然不能違抗，不得不去；可是去了你又怕鬼，弄得您老人家進退兩難。但是照兒的意思，爸爸儘管將膽放大，前去就是了。』

『洪兒呀！你的說話果然不錯，但是，鬼不是人力所能抵抗的，這該如何是好呢？』

『父親！你難道不知道兒是不怕鬼的嗎？我當跟隨爸爸同去，保護爸爸，決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劉洪的父親經他兒子的鼓勵，便毅然決然地動身就走。到了目的地，當地的長官告訴他說，前任的武官，是被鬼所害的，現在弄得治安無人管理，甚而至於田地也都荒廢，所以此番請他出任武官，希望他不怕一切困難，勇往直前，為地方除害。

劉洪的父親，聽了長官對自己的一番期望，祇是唯唯地點頭稱是，講不出什麼話來，實在因為他的心裏也很恐懼呢。劉洪在旁看他父親的一副樣子，知道他內心的事，於是接着說道：

『長官儘請放心，我父親雖然信鬼，怕鬼，但我卻不信鬼，不怕鬼！老實說，鬼是人自己怕着，並不是鬼使得人怕，何況我平生素不怕鬼，我父親此番出任重職，有我在旁幫

助，決不會有負衆望的。」

『好極了！』官長拍手稱讚。

就任之後，劉洪當即代替父親出巡，祇見到處都是荒地，並發現一座廢宅，覺得環境幽雅，風景宜人，確是很好的住所，他就命匠人興工修葺。說也奇怪，當第一個匠人舉起斧頭來動手時，斧未入木，人卻已倒地暈去了。劉洪在旁見到這種情形，憤怒異常，便命兵士扶匠人起來，用冷手巾抹着他的額角，問道：

『你是什麼鬼？我剛纔來到這裏，整理一切，你竟敢來搗亂，難道不怕犯罪？』

五分鐘之後，那個暈過去的匠人開口說道：

『請大人原諒！我不是殺害前任武官的鬼，殺害前任武官的乃是輔國將軍，離這裏沒有多遠。我是看守佛殿的鬼，這廢宅本來是佛殿，因為是佛地，所以派我看守着，如今既有人來吵擾，我當然應該盡我的責任，請大人不要誤會！』

劉洪聽了附在匠人身上的鬼的言語，覺得似信非信，便怒問道：

『既然你說輔國將軍離此不遠，那末，你能把他叫來嗎？』

鬼答道：『立刻就去叫來就是。』不多一會，那個匠人忽又改變口氣道：

『劉洪，我就是輔國將軍，你爲人正直，並且很有才幹，我很敬佩你，預備委你要職，幫助我做事，不但我可以得到良材，就是你也可以富貴尊榮了！』

輔國將軍說完之後，又借匠人之手作詩一首：『烏鵲在空啼，玄駒在野依，名今編戶籍，翠過葉生稀。獨樹枝條朽，山花四面飛，移家朝度日，惟覺夕陽低。』

那匠人原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粗人，不會寫字，如今看他下筆作詩，不特疾書如飛，而且字跡挺秀，真是奇事！過了一會，輔國將軍去了，匠人也就醒來，回去之後，生了一次大病。

劉洪當時不懂鬼詩的意思，直到他自己也病得將死的時候，纔告訴他的父親說：『這首詩的內容，就是暗示我已被輔國將軍選任，召去當鬼將軍；現在，我快要死了，決不是醫生治療所能挽回的，因為輔國將軍已來迎接我了。』劉洪說着，就很愉快地含笑而死。

六 賭鬼

永嘉周子長，嗜賭若命，整日整夜的賭個不休，賭得傾家蕩產，還是執迷不悟；甚至他的母親快要死了，有人趕去叫他回家，他還捨不得離開賭桌，說是讓我打完兩圈麻雀再去不遲！

他打完了牌，時已黃昏，急急地趕回家去，半路上，忽見四周圍全是屋宇，前無進路，後無退路，他很奇怪，正在徘徊的當兒，一家門內忽然走出一個人把他捉住，扳着他的項

頸，不許他聲張。這時候，他嚇得不得了，他不知道遇見了鬼，還以為是碰到了強盜，於是他掙扎着說道：

『朋友，何必如此呢！我實在囊空如洗，所有的錢都輸完了，你若是不信，我可以解開衣服給你搜索的，請你放了我吧！』

『哈哈！你以為我是強盜嗎？老實告訴你吧，我就是你家對門的白壽椿。』那人說着，拚命把周子長一推，推得他跌倒在牆腳邊。

他定了定神，默想道：『白壽椿不是早已死了嗎？哦！不好了，碰見了鬼啦！』想到這裏，他祇覺得一陣寒戰，毛髮直豎，立刻爬起來，拔腳就逃，但是逃不出去，又給那鬼抓了回來，惡狠狠地呵責他道：

『老實告訴你，如今你的生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且問你，為什麼這樣的愛賭？賭得連你母親快要死了，竟還捨不得回去。你自己想想，該死不該死！再說我吧，生前雖然也是一個賭徒，但是終沒有像你這樣的糊塗呀！』

周子長受了賭鬼的一頓教訓，覺得賭鬼的話確是不錯，應該從此棄賭營生，於是他就答道：

『壽椿先生，我的行爲的確錯誤，現在覺悟了，從今以後，改過自新，決意戒賭，要是你查出我有一天再賭，任憑你懲罰我，決不怨你，請你相信我，饒了我吧！』

賭鬼見他誠意改悔，就放他回去。等到他回到家裏，他的母親早已氣絕多時了。

七 鬼妻

談祥生年已四十歲了，尙未成婚，他雖然覺得異常寂寞，但是當他想起自己的境況時，他就不敢作結婚之想了。於是用心讀書，聊以解悶。

有一天，夜半時候，忽然來了一位美女子，年紀大概二十左右，姿容娟秀，服飾華美，好似仙女下凡。她一進門就對談祥生說道：

『我是楊小姐，來與先生成婚的，不過，我不比尋常的女子，不能用火照我，必須等三年之後，纔可以使我見到火，不然的話，定會有意外的惡果，請你切記切記！』

談祥生聽了她的話，弄得進退兩難，但是，終於經不起楊小姐的催促，到底答應了她的請求，成爲夫婦。

一年之後，楊小姐生了一個兒子，又白又胖，夫妻兩人都愉快異常；從此，家庭之間，更充滿了天倫之樂。那裏知道，到了第二年，談祥生竟忍不住他的好奇心，終於在某一夜的三更時候，偷偷摸摸地擦着火柴，燃了一支蠟燭，偷照他熟睡的妻子。從熒熒的火光中，他瞥見楊小姐的腰間生有一個肉瘤，好像嬰孩般的大小，但在腰以下卻是枯骨，不禁奇異萬



祥生燃了一支蠟燭照他熟睡的妻子

分。談祥生正在驚異，忽而他的妻子醒了，便很不悅地譴責他道：

「祥生，你不能保守約言，辜負了我的一片好意，竟不能再忍一年而用火照我，如今，我祇得回我的娘家去了。」

說罷，她就拉着祥生同走。走了沒多時候，已到一家貴族人家，瞥見內部裝置華麗，屋宇高敞。楊小姐奔進內房，取出一件珠衫來贈他，並且對他說道：

「這件珠衫，價值連城，因為我念你家貧不能養活我兒，所以贈送給你，萬一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可以將它變賣，維持父子倆的生活。」

後來，談祥生將這件珠衫去賣給一位王員外，得錢千萬。但是王夫人看出這是她女兒的殉葬物，定是盜墓得來的，於是重把談祥生叫

回來，拷打追問。他便毫不虛偽地從實報告，但是不能使王夫人相信。結果，大家都到墳墓去觀察，祇見墳墓完整如故，看不出有發掘的痕跡。這樣一來，大家相信談祥生沒有說謊。王員外索性認祥生為婿，把珠衫贈給他，並留他的兒子在府中撫養，延師教讀。

八 討債鬼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思想，所以有錢的富家翁，對於金錢還在其次，兒子卻不可沒有。爲了膝下無子，往往會鬧出許多笑話來。

富陽有個漁翁，年已四十六歲，終年捕魚爲生，收入倒也不差，生活勉強可以維持，唯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一個兒子。他的妻子並不是不會生育，祇是養一個死一個，養得他的老婆性命交關，嚇得他自己心驚膽怕。

這次漁翁的妻子，又是大腹便便，快到臨盆的時候了。他們自然很喜歡，巴望此番養個兒子，能夠長大成人，將來年老可有靠防。祇是想起了過去的幾個短命鬼，未免使人擔心！每天晚上，漁翁總得出門去捕魚。在他妻子快要臨盆的前幾天，他正在河邊捕魚，忽然聽得有兩個小鬼談話的聲音，他側着耳朵靜聽，祇聽得一個小鬼說道：

『再過二天，我們都要去投胎了，我去李家，你去張家。但是過了十五年之後，我們又

要一道回來呀！」

『當然囉！我們一同去投胎，自然也得一同回來的。不過你的福氣比我好，李家是富家，當然可以享點福；我卻不行，因為張家是捕魚的，家境不好，自然不會有什麼好吃好穿，但這有什麼辦法，這是命中註定的，不能由我們自己選擇呀！』另一個小鬼的聲音。

漁翁聽得很清楚，很不高興，他恨這個短命鬼又要來討債了，但是，他沒有對他的妻子說，祇是悶在自己的肚裏。

到了臨盆的時候，果然產得一男。同時對過李家的夫人，也生了一個男孩子。這時漁翁覺得他所聽到的鬼話應驗了。

李家的嬰兒彌月的時候，大開湯餅宴，熱鬧得很。張家呢？一點沒有舉動，漁翁的妻子很覺奇怪，她不懂丈夫為什麼不喜歡他的兒子，竟把孩兒睡在稻柴堆裏，也不給他穿已經做好的新衣服，這真使她莫名其妙！

光陰迅速，小孩子已到了十多歲了，對過李家的小孩打扮得非常華麗，真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小少爺。可是漁翁的兒子呢？仍舊睡在稻柴堆上，沒有好的吃，沒有好的穿，父親待兒子，簡直比一頭豬都不如！

十五年之後的一個晚上，漁翁背着滿籃的魚回家來，走到門口的時候，聽得有孩子的談話聲，細聽之下，卻是兩個討債鬼的聲音。

原來李家的小鬼，來催促張家的小鬼同到陰間去，因為他們的限期已經到了。可是張家的小鬼卻答道：自己還不能走，因為他還沒有討滿債，所以不去了。祇得讓那李家的小鬼先去。

第二天早晨，對過李家的孩子果然死了，因此，漁翁越發相信他所聽到的鬼話是千真萬確的。不過從此之後，漁翁待他的兒子慢慢地好起來，那孩子也居然長大成人，不再夭折了。

九 幽地王

張京力，衡陽人，是一個好勇的青年，自幼習武，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在當地着實有些名氣。

衡陽地方，連年遭遇厄運，旱荒水災，弄得老百姓們走頭無路，於是偷盜搶劫，到處都是，一般善良的人們，更是焦頭爛額，求生不易！

有一次，張京力領着他的伙伴出外去經商，走到半路，碰見了大批強盜，把所有的財物劫掠一空。他氣得怒髮沖冠，自此之後，便也招聚羣衆，做了綠林豪客，不過，他有一個條律命令部下，就是不許殺害來往客商，並且要實行劫富濟貧。

有一天，張京力統領部下千餘人，到了衡陽邊界，天色將晚，他們計算路程，若要趕到目的地，是來不及的了，於是祇得在叢林中休息，等到天明再趕路。

他們一大隊人馬，休息在叢林之中，談談說說，倒也覺得別有一種趣味。忽然一個站崗的小兵，形色匆忙的奔來報告道：

『稟告大王，林子外面忽然鑼鼓喧天，人聲鼎沸，不知什麼原由？請大王發令探聽。』張京力聽到小兵的報告，立即同着幾個隊長，到林子外面去探望，果然看見迎面來了百餘人，高舉着火把，打鑼敲鼓，奏着音樂，還有幾個婦人同行着。

對方瞥見林中的人，當即高聲喝問道：

『你們是軍隊，還是匪黨？』

『張將軍！』一個隊長怒答着。

『啊！失敬了，好偉大的張將軍！恐怕是綠林大盜吧！軍容倒不錯，很是整齊，看起來跟正式軍隊一樣！』來人竟敢公然侮辱張京力，當然惹動了他的肝火，就命令隊長率領士兵百名出戰，因為對方手執武器的，不過二三十人罷了。

打了一會，張方大敗，退回林中。張京力一看死傷的都是自己的士兵，對方卻毫無損傷，這真是太奇怪了。

這樣一來，張京力自然更憤怒了，他

出戰，但是打了一會之後，仍是

敗下來，打得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爲什麼他們少數人能打敗多數人呢？

正在奇怪的當兒，對方忽然竄出一個大漢來，命令暫時停戰，那人自稱幽地王，對張京力說道：

『今晚是本王迎娶玉女佳期，乘着夜深人靜，原是為了要避煩擾，不料偶逢將軍，僕從無禮，興動干戈，真是太不成話了。本王早知將軍之名，並且素聞將軍立誓不傷客商而且劫富濟貧，因此之故，本王很敬佩將軍，所以命令休戰，未知將軍的意思怎樣？』

張京力答道：『這樣很好，那末就請把婦女釋放，大家停戰言和。』

『釋放婦女可辦不到，情願再戰，一決雌雄！』

雙方談判不成，和平無望，於是大戰又起，張京力又告敗退。這時左右都怒不可遏，情願抵抗到底。張京力便把兵力分散，佈成散兵線，分三路夾攻，可是打不了多少時候，又告不支潰退。

這時，張京力也有點膽怯起來，他看幽地王的戰術高明，指揮如意，出入迅疾，真是不同凡俗，於是命左右停戰退却。他問幽地王道：

『請問你的兵士，到底是人呢，還是鬼呢？』

幽地王大笑道：『你實在太不自量力了！你想，區區一些人馬，怎能抵得我陰軍的力量呢！』

張京力知道幽地王不是人，便下馬叩拜，幽地王取出一冊兵書授給張京力，便率衆去了。自此之後，張京力就通曉戰術，後來率兵投效官家，屢立戰功，竟成名將。

一〇 死人復活

浙江餘姚滸山地方，面臨海濱，所以住在那裏的人民，多數是以曬鹽或販鹽爲生，十戶九窮，大家都過着最低限度的生活。其中有一家陳炳生，雖然人口不多，僅有一個老母和一個妻子，一個兒子，連他自己一共祇有四口，但是，因爲收入有限，所以境况也很困苦。

陳炳生的妻子又有身孕了，十月滿足，到了臨盆的時候，竟是難產，腹痛了三日三夜，還不見胎兒出來，這真是焦急煞人！

收生婆莫名其妙地瞎忙着，看樣子像是非常認真，其實是急得手足無措，她確已到了窮於應付的地步了。

這位可憐的產婦，竟因接生不得其法，死於非命，真是冤哉枉也。人死了，自然總得買棺收殮，這可又難爲了主人公。陳炳生含着酸辛的熱淚，東拼西湊，借貸了一些錢，買了一口薄皮棺材，將他的妻子草草成殮。全家老幼，大哭小啼，就是鐵石心腸的硬漢，見了這種慘狀，也會揮洒一滴同情之淚呢。



一針打下去胎兒落下死人復活了

也許是命不該絕，當這個死於非命的難產婦出殯的一天，由她的丈夫和兒子扛着她去埋葬，路過鎮梢，卻給一個江湖郎中攔住了去路，說他有本領，能夠將棺材裏的死人救活。這當然是太驚人了，於是鄉人們都聚攏來瞧熱鬧，越集越多，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有的人心直口快，不平地說道：

「喂！郎中先生，這不是開玩笑的事，開棺見尸，是要有罪的，你可知道？」

「當然知道，難道救活人的性命也要有罪嗎？」江湖郎中正色回答，好像絕對有把握。這時候，陳炳生打定了主意，他覺得妻子已經死了，若是他能使她復活，當然是求之不得；即使仍舊醫不活，也沒有什麼損失，何妨死馬當作活馬醫。於是准許這位江湖郎中開箱檢驗，他並且聲明，就是不能救活他的妻子，

他也決不會抱怨他的。

江湖郎中立即將棺材打開，在藥箱內取出一枚細長的鋼針，對準了死人的胸口打下去，祇聽得『啊喲！』一聲，不多一會，胎兒就落下來了，於是死人復活，嬰兒也完整無缺，保全了性命。

一般看熱鬧的人，都覺得驚奇萬分，大家的心裏想，他何嘗是江湖郎中，一定是神仙下凡呢。後來據那位江湖郎中向衆人解釋，原來她是一種名叫「抱心生」的難產，所以一針打下去，使胎兒的手放鬆了母親的心，於是小孩落地，母親也復活了。他又說：『因為我看見棺材底下有鮮血滴下，所以知道還可救治，要是再過一些時候；那就沒有辦法了。』

一一 水鬼索命

鄉村地方，河道紛歧，常常發生落水溺斃事件，尤其是小孩子。所以居住在鄉村的一般父母們，都很謹慎地看管着孩子，不許他們到河邊去玩，可是孩子們多數是喜歡戲水的，因此，爲了貪玩而葬身水中的，真是數見不鮮！

壩道堰有兩個很要好的小朋友，一個叫張麒麟，一個叫呂三六，他們倆都是靠這道堰謀生活，專門替來往的船隻，幫着拖過堰去，賺得幾文錢過活。兩人同是十八歲，更奇怪的是

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面貌也差不多，不知底細的人見了，總以為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呢。

一年的夏天，他倆同在河裏洗浴，游泳玩耍，不知怎麼一來，張麒麟竟沒了頂，淹死在河中，這時候，呂三六嚇極了，他急忙爬上岸，沒命的喊救，驚動了左右四隣，東撈西摸，過了好久，好不容易的撈起了張麒麟的尸首，可是已經太遲，人已僵硬，胸口也冷了。死者的家長自然還想救活他們的兒子，於是急忙牽來一條黃牛，將死者的腹部橫仆在牛背上，希望壓出水來，救活這條小性命，無奈時間過久，沒有效驗。

張麒麟的父母，本來要上衙門去控訴呂三六，因為他是在一起的。但是過了一夜，卻是太平無事。原來張麒麟在半夜裏託夢給他的母親，說不要傷心，也不要告官，因為他的陽壽已滿，命中註定要在河裏淹死的。同時那個呂三六是他的好朋友，他們倆已經共同投胎了三次，此番是最後一次。又說呂三六到明年夏天的六月初三日，必定也要死在這條河裏，這也因為他的陽壽已滿，他要把他的命索去，做自己的替代，不再投胎短命鬼了。

張麒麟的母親從夢中驚醒過來，細細地回想着夢境，恍然大悟，她跟呂三六的娘同樣的接連養了三胎男孩，每個都是養得又長又大，到了十多歲就都死去了。因為這樣一來，所以把告官的意思打消了，並且還想去告訴呂三六的娘，關照她好好地當心她兒子的明年的難關。但是轉念一想，夢中兒子叮囑她不要聲張出去，否則她自己的性命難保，因此她就悶在肚裏，不敢告人。

到了第二年的六月初三日，果真靈驗非常，呂三六也因在河中洗浴不小心而給淹死了，並且也就在上一年淹死張麒麟的原地方。村人們都稱奇不止。從此以後，大家禁止孩子到這地方去游泳。唯有張氏肚裏明白，這是他兒子索命找替代。

一一一 八斤嫂

餘姚有個八斤嫂，爲人很能幹，祇是生性惡毒，人家都叫她雌老虎。她表面上篤信佛教，長年茹素，常常發起燒香會，自任會首，從中漁利。像她這樣的人，實在是一個戴假面具的假善人啊！

一般唸佛同伴，日子久了，也都看透了八斤嫂的爲人，背地裏，大家都在談論八斤嫂的短處：

『最罪過的，要算燒香會的錢，從中作弊。像八斤嫂這樣的人，不知將來死起來，該怎樣受罪呢？』

『閻王如其不罰這種人，真是太無公理了！』

『不知道她的心是怎樣生的？滿口「阿彌陀佛」，心卻比強盜還兇！』
『……………！……………』

每年三月半，餘姚有出迎東嶽大帝的例會，這是給予八斤嫂賺錢的好機會。有一年的三月半，八斤嫂照例做燒香會的會首，看她多麼起勁，東奔西跑的忙得滿頭大汗，不知底細的人，以為她虔誠信佛呢！

八斤嫂有個兒子，逢着會期，總是到嶽廟中去幫忙。這一次，被派在十王殿看管燭火，到了傍晚香客稀少了，八斤嫂的兒子獨坐在殿上，覺得很寂寞，心靜了，便打起瞌睡來。不知不覺地睡熟了。

在睡夢中，八斤嫂的兒子，聽得幾個夜叉們在咕囔着道：

『磨子洗得乾淨點，今晚要磨八斤嫂的肉漿了！』

八斤嫂的兒子一覺醒來，天色已黑，急忙趕回家去，果見母親死在床上。他又潛赴嶽廟中，細察動靜，行至十王殿前，祇聽得隆隆的磨聲，不絕於耳。他纔相信，剛纔的夢，確是真的，大約閻王早已下令給夜叉了。

一三 鬼宴客

濟南裴雲徽，某日傍晚，獨行田野間，忽然迎面來了一個女子，裴雲徽偷眼看她，覺得那女子容色秀麗，不同凡俗，那知正當他回過頭去望她時，那女子也正站在那兒看着他。他

頗覺得意，便上前一步，行了一個鞠躬禮，問道：

『小姐怎麼一個人出來？到那裏去？』

那知她也很大方，告訴他說：『因為婢女出去買東西，時間很久，還未回來，所以出來探望。』裴雲徽便以游詞相調，她並不憤怒，談笑如故，他們倆邊說邊走，不多一會，到了一家巨宅門前，那就是女子的家，她便邀他進內稍坐。

裴雲徽進門之後，祇見屋宇宏麗，陳設古雅。一會兒擺上酒席，那女子便邀裴雲徽入席飲酒，同席的全是姿色秀麗的美人，香氣馥郁，舉止嫺雅，都屬大家風範。裴雲徽覺得奇怪，邂逅相逢，何以竟如此隆重款待，莫非陷身魔窟了嗎？想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裴雲徽雖然舉着杯兒，應付諸女，可是他的心中，總像是掛着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他託言要去小便，離了座，逕自到廁所去，邊走邊想，不如乘機逃了出去，於是他加緊腳步，奔向大門，幸喜無人覺察，那知正當他跨出門口，腳下被大石頭一絆，跌了一交，等到爬起定神一看，不見屋宇，卻發覺自己立在一座孤墳旁的荆棘之中。他慌忙尋路回家，當夜就大發寒熱，醫治月餘，始得痊愈。

一四 死屍失蹤



小和尚看見在板上的死屍轉動着

上虞城內陳員外的女兒鳳娟，是她父親最寵愛的閨閣千金，因為她父親年已六十多歲，膝下無子，僅有這一顆掌上明珠，預備招個贅婿，也好有半子之靠。那知她偏生短命，竟因偶染感冒，一病不起，香消玉隕了。

這當然使那位老員外，哀慟非凡，辦理喪葬，大事鋪張，因此，引起了竊賊的眼紅。

竊賊設法混進了孝堂，時已半夜過後，沒有親屬陪伴，祇有七個和尚在唸經拜懺，於是他泰然地進行偷竊工作，動手剝取屍衣。可是那裏知道，正當他把這個女屍的衣服，都穿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忽聽得有人進來了，急得他來不及逃，迫不得已，祇得將死屍移在屍板之下，自己佯裝死屍，躺在屍板上。他看見那個來人更換蠟燭，燒了紙錢，還哭了一會，就走了。

躺在屍板上的竊賊，看看人已去了，他便鬆了一口氣，肚裏在打算着，準備等機會爬起身來逃走，他慢慢地轉動着，要想爬起來，但恐怕給和尚們發覺，鬧出岔子來，因此，他是非常的小心。

這時候，有個小和尚，正面對着死屍，他瞥見挺在屍板上的死屍在動了，嚇得吃了一驚，但是還以為夜深了，自己的眼睛發花，便用手揉擦着眼睛，再定睛細看，哦！死屍真的在轉動着，像要翻身的模樣。這一來，他相信了，他便推託要撒小便溜了出去。

過了很久的時間，六個和尚都奇怪小和尚為什麼還不回來，他們都以為小和尚偷懶，竟出去溜躑了。可是就在這時候，這六個和尚全都看見屍板上的死屍，已經坐了起來，嚇得他們沒命的逃了出去。

老員外在樓上聽了好久，他奇怪和尚們為什麼聲息全無，難道都在打瞌睡？他便走到樓下來察看，那知不見一個和尚，再到孝堂一看，屍板上的死屍也不知去向了。

一五 留宿古墓

光緒年間，江蘇寶山縣有個讀書人邵屏南，逢到大比之年，進京去趕考。那時因為交通設備不完全，所以趕路程的人，除了搭船以外，祇得勞着兩腿走路，邵屏南要進京去，自然

也需要步行，他走了幾天，走到山東省管轄的某縣，天色已暗，投宿無店，正在躊躇之間，忽然來了一個年輕的美少年，兩人相見之下，談得很投機，那位美少年便邀邵屏南到他家裏去寄宿。

邵屏南心裏想，自己正在投宿無店，又不能露宿在郊野，既然承他留宿，便老實不客氣的跟着他走，祇是說道：

『請問老兄尊姓？事情太對不起，實在不應該叨擾的。』

『不必客氣，我叫王順明，也是讀書人，彼此都是同道，理應盡地主之誼，祇是投宿處，簡慢些吧了！』

邵屏南跟着王順明走，不多時候，忽見前面有一個村落，萬家燈火，很是繁鬧。這時候，邵屏南的心中覺得有些奇怪起來，因為剛纔四下並沒有人煙，怎麼一剎那間，竟出現了一個大村落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當他正在疑惑之間，那位美少年卻說道：

『邵先生！請你跟我來。』

走進屋內，祇見室中陳設華麗，書畫滿壁。主人慇懃招待，吩咐僕人煮茶熱酒，兩人相對暢飲，不覺大醉。

第二天早晨，邵屏南辭別了主人，道謝而出，祇覺得一陣頭暈目眩，驀地裏發覺自己站在一個坟墓之前，他還以為自己在做夢，仔細一看，卻是真的，祇見那墳墓的建築很考究，

前面站着石人石馬，確是一座古墓。

邵屏南走前一步，察看墓碑，祇見上面寫着「亡兒王順明之墓」。這時候，邵屏南纔恍然大悟，原來昨晚借宿的便是這座墳墓，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一六 冤鬼顯魂

四川宜賓有個桓道德，聽他的名字，好像是善良之輩，那知他卻是無惡不作的一個惡棍，不說別的，就是他自己的妻子，也是死在他手中的。

他妻子死後第三年的一天晚上，他正要進房去睡的時候，瞥見房內梳粧檯前有個女子正在搽粉抹胭脂，他走近前去看，卻是死在他手裏的亡妻桂珍，相貌服裝完全和生前一樣。他猛吃一驚，倒退數步，戰抖着道：

『桂珍！你死了已有三年，從來沒有顯過魂，怎的今晚忽然出現呢？』
那冤鬼聽了，立即轉過頭來，怒容滿面地斥責他道：

『陰陽雖隔，我要來就來，你管得了我？在這三年裏，我因為沒有在閻王前告准了狀，所以不來找你，如今狀已告准，閻王准許我來報仇，今晚就要你的狗命！』

『求你饒了我吧！看在夫妻的情份上，從此之後，我一定改過自新，不再作惡了！我再

叫僧道拜懺，給你超度。」桓道德一邊說，一邊磕頭跪拜。

後來冤鬼對他說：本來要向他索命的，因為她一生忠厚，閻王命她投生為富家子，她為修自己的福，姑且饒他，希望他改過自新，若再不改悔，日後仍會得到惡報的。桓道德嚇得面無人色，出了一身大汗，從此以後，他便努力行善，變成一個好人了。

一七 活人扮鬼

每逢迎神賽會的時候，農人們總有活人扮鬼的玩意兒，扮得維肖維妙，有牛頭，有馬面，有白無常，有黑無常，有夜叉，有閻王，有判官，各式各樣的鬼，無不一應俱全，使人見了，大有身入酆都城之感。

這許多活人扮的鬼，都要參加賽會的行列，邊走邊做，很是吃力。他們為什麼好好的人不做，卻高興做鬼呢？有的是許的願心，有的是歡喜玩耍，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信條，那就是必須虔誠，不然的話，據說便要得罪你所扮的鬼，馬上就會給顏色你看，不是生病，便是死亡。

紹興城外柯橋地方，有一農夫名叫王順福，年紀二十歲，性頗好動，受過三年蒙館教育，略識文字，他對於鬼，不很相信，但是很喜歡扮鬼，每逢賽會之期，他總參加，而且專



王順福每逢賽會總會歡喜扮白無常

門歡喜扮白無常。

有一年的三月，當地又有賽會，王順福當然照向例扮白無常。

那知這一次假無常竟給真無常捉去了。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賽會前一天的晚上，王順福因為不誠心而吃了葷菜，在當日的中午，他又偷吃了三個肉饅頭。據一般年老人的說法，以及賽會中的向例，凡是參與賽會的演員，人人都得吃淨素，纔算虔誠；否則定有災難，尤其是那批扮鬼的人。王順福等到賽會完畢歸家，當晚就寒熱大作，口說嚙語：

『白無常爺爺怪我不虔誠，就要來捉我去
了！……』

『哎呀！……不要用手銬銬我啊！……』
他未到天明，就此死了。

一八 雷攝屍身

田老先生是一位告老還鄉的尙書，年逾花甲，性好清靜，在家優游林泉，以度餘年，倒也安逸得很。

某晚上，老先生獨坐書房中看書，忽然外面電光閃閃，雷聲隆隆，一會兒粗大的雨點從窗上打進來，他便立起身去關窗。忽見院子圍牆上跳下一個女子來，年紀十六七，生得非常漂亮，不問情由，竟爬窗而入，登床自臥。老先生覺得很奇怪，看她樣子，既不像女賊，又不像娼妓，便問她從何而來？但是她始終不回答。老先生不得已，祇得走出書房，到內室去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到書房去看，那知那個女子已經氣絕身死了。這時可真急壞了老先生，窮得他報官不是，不報官又不是。結果，他還是不敢聲張出去。

這個女子究竟從何而來？原來離老先生家不遠，有一份人家，新死一位女兒，屍首躺在板上，尙未成殮，昨晚雷雨時，屍首忽然不見了；那喪家便派人四出尋覓，問到老先生家，老先生聽他們說，昨晚雷雨猛作，屍首忽而不知去向，他們說的容貌衣服，完全跟昨晚從圍牆上跳下來的女子一樣。老先生便把昨晚上的事說出來，領他們到書房去檢驗。他們一看，都說果是那失蹤的屍首，祇是衣履已沾滿污泥吧了。

喪家知道之後，立刻派人來抬屍首，那知屍身重得不堪，任憑多少人去抬，終是不動。後來她的母親來禱祝了一番，又焚化了許多紙錢，方始抬了起來，搬回家去。

一九 沿壁鬼

許誠言專會講鬼故事，大家逢到空閒的時候，總要請他講，他是有求必應，決不拒絕；祇是有一個條件，在夏天必須替他打扇，在冬天必須生火讓他烤，這兩件都是容易辦到的事，大家當然依他。後來便變了老規矩，祇要許誠言答應講了，自有聽衆會揀着做這兩件事，用不着他開口。

他還有一點附帶的聲明，就是不願有兒童及膽小的人參加，因為聽了他的鬼故事，萬一嚇出病來，他是不能負責的。

開講的時間，以晚上居多，因為白天大家都有事，沒有空閒。

有一天傍晚，許誠言坐在正中，四周圍滿了聽衆，他正在講着「沿壁鬼」的故事，突然有一個聽衆打斷了他的話頭道：

「許先生！這個故事是你杜撰的吧，因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沿壁鬼」！」
「不要嘈囉！七纏八夾地打斷人家的話頭。」一個聽衆正聽得津津有味，覺得他太不識

喪家知道之後，立刻派人來抬屍首，那知屍身重得不堪，任憑多少人去抬，終是不動。後來她的母親來騰祝了一番，又焚化了許多紙錢，方始抬了起來，搬回家去。

一九 沿壁鬼

許誠言專會講鬼故事，大家逢到空閒的時候，總要請他講，他是有求必應，決不拒絕；祇是有一個條件，在夏天必須替他打扇，在冬天必須生火讓他烤，這兩件都是容易辦到的事，大家當然依他。後來便變了老規矩，祇要許誠言答應講了，自有聽衆會搶着做這兩件事，用不着他開口。

他還有一點附帶的聲明，就是不願有兒童及膽小的人參加，因為聽了他的鬼故事，萬一嚇出病來，他是不能負責的。

開講的時間，以晚上居多，因為白天大家都有事，沒有空閒。

有一天傍晚，許誠言坐在正中，四周圍滿了聽衆，他正在講着「沿壁鬼」的故事，突然有一個聽衆打斷了他的話頭道：

「許先生！這個故事是你杜撰的吧，因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沿壁鬼」！」
「不要嘈囉！七纏八夾地打斷人家的話頭。」一個聽衆正聽得津津有味，覺得他太不識

相，便怒責他。

「那末，就請你來講吧！」另一個聽衆不平地說。

「要聽就聽，不要聽隨便！」又一聽衆說。

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那人面紅耳赤，祇得低着頭說道：

「好！好！算我錯，怪我多嘴，請許先生仍舊講下去吧！」

於是許誠言又把「沿壁鬼」的故事繼續講下去。那知當他正在講得起勁的時候，忽然又有一個聽衆怪叫起來，大家都驚問他：「爲什麼啦？」那人嚇得說不出話，祇用手指着對面的屋簷下，大家都順着他指點的方向望去，真是嚇人哪！原來那屋簷下真的有個沿壁鬼哩！

那鬼看不見上身，祇垂下二條腿，那腿非常長大，生着濃密的黑毛，茸茸然好像野人，那腳趾快要碰着地了。

真是意想不到的奇事，聽鬼故事真的碰見鬼出現，而且那麼湊巧，出現的正是故事中的沿壁鬼！這時誰都嚇得心驚膽戰，可是講故事的許誠言，膽量卻很大，他安慰着衆人不要怕，叫大家不要響，讓他來對付沿壁鬼。

聽衆們的心裏，都覺得很奇怪，想不到許誠言會講鬼故事，還會捉鬼，真是難得。但是大家祇在肚裏思忖着，不敢聲張，因爲一有聲音，恐怕驚走了鬼。

許誠言脫下自己的衣服，輕輕走上前去，將鬼腿拚命的抱住。那沿壁鬼受了這一嚇，馬

上想把腿縮上，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腿被許誠言拉住，無論如何縮不上去，鬼要向上縮，人要朝下拉。這樣縮上拉下，拉下縮上，接連上下了四五次，許誠言感到精疲力盡，漸漸兒有點支持不住，他手稍鬆一鬆，鬼腿立刻縮了上去，不能再見了。

二〇 前世冤孽

從前江西地方，有一個富孀，徐娘半老，性頗風騷。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裏，她覺得朦朧中好像有一個男子與她同睡一床；她揉着惺忪倦眼，仔細一看，果有一個美男子臥在她的身邊。她並不驚慌，反而欣喜，認為意外奇緣，兩人便相愛起來。但是，有一件事，使她懷疑，就是這個美男子來去無影無蹤，始終不見他從何而來，從何而去。

有時候，她詢問他的來歷，但他總是不肯告訴她，祇是推說關係祕密，不能宣佈。富孀聽他口氣，不願相告，便也不再窮究根底了。他每次和她接吻，嘴裏總含有一顆東西，不斷的吐出吞進，吞進吐出，和她玩弄，她也不疑有他，以為是他一種取樂的方法。

這樣過了一年多，一天晚上，那個美男子告訴富孀道：

『今晚我可以老實告訴你了，我是你前世的丈夫，被你磨折而死，現在爲了報冤，已將你的精氣攝盡，今晚你就要死，請你早點預備後事吧！』



商人把買主錢丟在盆中試驗真假

富孀聽了這話，哭着哀求着，可是鬼理也不理，竟自去了。這天的半夜，那富孀果然暴病死了。

二一 鬼市場

在鄂都地方，有個鬼市場，這個鬼市場，並不是由鬼來主持操縱，卻是有鬼到這個市場來做買主。開店的或是擺攤做營業的，仍舊是人，祇是有一部份的主顧是鬼吧了。

出售東西的人，根本看不出來買東西的人是鬼；在鄂都鬼市場上進出的鬼，全都和人一樣，不但有形，而且也用錢鈔付賬，如此情形，怎能叫人辨別出誰是人誰是鬼呢？但是事實上的確有鬼。

那地方的上半天是沒有鬼的，到了下午太

陽西沉，將近黃昏的時候，鬼便出現，到市場中來買物了。所以到了這時候，每個商人的櫃檯上，都置有一個水盆，專儲來買東西的人的錢鈔。辦法很簡單，商人祇要把買主的錢一律丟在水盆中，凡是沉底的都是生人的真錢，如果丟下水盆去的錢，是浮在水面上的，那就是鬼的錢無疑了。

二二二 箱中骷髏

從前有兩個撐夜航船的船夫，一個叫做王瑞元，一個叫做盧友發，兩人都陰險狡猾，名義上是撐船謀生，實際上往往趁客人熟睡的時候，暗中摸索，偷竊錢物。所以許多熟悉他們情形的旅客，大家都不去搭他們的夜航船。

他們來往於紹興西興之間，有一天傍晚，船搖到了柯橋附近，停泊在那裏候客。因為閒着無事，兩人便坐在船尾上談天，忽然盧友發指着岸上道：

『瑞元，你看！也許我們的生意來了。』

瑞元跟着友發所指的方向望去，果見離岸數十步的一棵大樹下，站着一個少女，衣服整潔，打扮入時，提着一隻皮箱，很像是旅客模樣。瑞元說：

『老弟！單身少女，要是來搭我們的船，不但可以獲得財物，而且還可以……哈！……』

哈！』他說着，一陣癡笑。

『那就要看你的手段了！』盧友發油腔滑調地打趣說。

他們吹着海螺，『嘟！嘟！嘟！』這是夜航船催促客人下船的信號，果然那少女走近船來，站在岸上嬌聲問道：

『請問老大，你們的船是不是開往西興去的？』

『正是！正是！』兩人搶着連聲回答。

『小姐是一個人嗎？有什麼事去？』瑞元補充着問。

『因為母親在西興生病，所以搭船去探望，請問你們有空位嗎？』

『空得很，船快要開了，就請小姐下船吧！』友發笑着說。

她提着皮箱下船，坐在船頭上，默不作聲。

船開之後，因為沒有其他的乘客，僅有這麼一個女客人，所以話就無從搭訕起。瑞元和友發想盡方法，用話去逗引着她，她始終不加理睬，致使兩人無法下手。

後來，還是友發比較聰明，慫恿瑞元不妨吹口琴給她聽，因為瑞元口琴吹得很好。瑞元覺得他的主意不錯，便到船艙中拿了口琴吹奏起來，少女果然開口了：

『吹得真好！』

『小姐也會吹口琴嗎？』瑞元問着。

『小時候曾經學過，不過吹得不好！』

瑞元當即把口琴授給少女，含笑請求道：

『請小姐奏一曲，以飽我們耳福！』

『且讓我試試看。』

少女吹完口琴，兩人拍手叫好，這樣一來，他們之間就有了說話的機會，漸漸兒親近起來。

那天晚上，王瑞元果然滿足了自己的慾望，愉快異常。但是，盧友發心有未甘，以為人既未得，也應得財，方始公平。因此，他便乘着月光，去偷竊箱中財物，那知打開來一看，嚇得他驚叫起來：

『嚇！不好了，嚇死人哪！』

原來皮箱中所藏的，全是骷髏。

他完全明白，那少女原來是鬼。他又側耳傾聽，那知瑞元和少女都已熟睡，並沒有聽到他的叫聲。一會兒，天亮了，少女託故上岸，友發把夜間的情形告訴瑞元，瑞元大驚失色，連說如何是好呢？友發道：

『事已如此，也無法可想了，照我的意思，惟有趕快開船，離開此地。』
他們急急將船開駛，到西興後，
不數月，不治而死。

一二三 棺旁玉印

長安崔道中，從鄉間探訪親戚回來，天色已晚，下馬暫息於道旁路亭，忽見一女子，靚粧華服，穿越榛莽，像是迷路的樣子。他走上前去問道：

『天色將黑，爲什麼獨身奔走曠野間，莫不是迷路了嗎？』

她默不作答，羞答答地低着頭。過了一會，她開口道：

『可否借馬一用？』

『當然可以，不過我也急於要回去，如果不嫌冒昧，我們不妨並騎。』

她沒有講什麼，祇把頭微點着。崔道中便把馬牽到她的面前，請她先上馬，道中坐在後面，走了數里，忽見婢女三四人，在路旁迎候，對少女道：

『小姐往那兒去的？真可把我們找苦了！』

『小姐！那兒來的馬？這位先生是誰？』一個最小的婢女問。

她沒有理睬她們，祇回過頭來對道中道：

『謝謝你！剛才迷路，幸得遇君，並騎歸來，碰見家人，如今天色已黑，不如請君到舍

下去暫息吧。』

於是由婢女引路，再走里餘，便見屋宇稠密，到一所巨宅前停下，婢女迎接女子和崔道中入內，主母出見，她很感激地說：

『小女醉後迷路，幸得遇君，乘馬同歸，無以為報，請君在此晚餐。』

一會兒，大家入席，歡笑暢飲，極其快樂。崔道中一連住了三日，大家漸熟悉了，崔道中知道她們姓王，闔家歡喜雀戰，尤以主母為甚。道中輸了，以玉印作抵，主母輸了，則用金環作抵。

一天，正在玩牌，忽一婢女奔入，大聲叫喊：

『不好了！強盜來了！』

衆人大驚失色，四散奔逃，崔道中被那迷路的少女拉着他從後門逃出，剎那間，女已不見，自己卻立在一座古墓之旁。道中定了定神，摸摸贏得的金指環，仍在衣袋中。忽見鄉人們正在用鐵錫發掘墓穴，而且已見棺木。

道中瞥見棺側有一玉印，正是自己之物。便問鄉人何故發掘此墳？鄉人答道：『因墓穴中常有狐狸出沒，所以想掘墳捉狐。』

道中心裏明白，婢女所說的強盜，原來就是鄉人。便對鄉人道：

『這是古墓，不應輕易發掘，如果給官中知道，是有罪的！』鄉人聽了道中的話，便把墳重新掩好。

二四 鬼招贅婿

鄭德茂騎馬赴鄰縣，正在路上走，突然有一個丫鬢攔住去路，說道：「我家崔夫人，特派奴才前來迎接鄭公子。」德茂猛吃一驚，愕然問道：

「我和崔夫人素不相識，怎會派你來迎迓？恐怕你錯認了人吧！」

「沒有錯認，確是真的，因為我家夫人有位千金小姐，生得花容月貌，尙未字人，特地吩咐奴才來請公子去做贅婿。」

「鄭德茂聽她的口氣，知道她不是人，定是狐鬼之類，當即堅決拒絕。丫鬢見他倔強，一聲呼叫，隨即竄出十多個頭裹黃巾，身穿黃衣的大漢來，脅迫着鄭德茂。這時德茂已失卻自主力，祇好聽憑他們擺佈，糊裏糊塗地跟着同去。不知怎麼一來，祇聽得像風叫似的一陣怪叫，已經到了一家大戶人家的門前了。德茂抬頭觀看，祇見崇垣高牆，四周遍植梧桐，氣派甚大。當他正看得出神的時候，那個丫鬢對他說：

「請公子暫在這裏稍等一會兒，讓我進去通報夫人，再來迎接。」

一會兒，丫鬢又出來迎接，德茂跟隨在後，丫鬢領路在先，經過了數重門戶，到了內堂，夫人穿着梅綠羅衫，年約四十餘，雍容華貴，立在東邊的階上，旁有侍婢八九名，個個



德茂與小姐舉行婚禮

服裝整齊，鮮艷奪目。

夫人一見鄭德茂，即刻上前相迎，非常和

藹地說道：

『鄭公子，委屈你了！公子確是望族清才，所以願託姻好，小女拙劣，幸蒙垂愛，真是三生有幸！』

德茂心裏想，既已落在她們手中，當然無法脫身，祇得唯唯諾諾，支吾以對。

夫人當即吩咐僕人們設宴，替德茂洗塵。衆僕引他由西階入內室，祇見燈火滿堂，輝煌燦爛，室中陳設，富麗堂皇，四周出入口都障以七寶屏風，門垂珠箔，銀鉤翠絡，就是皇宮的佈置，也不過如此吧。

筵席很是豐美，餐具全是銀質的，尤其是貯酒的琥珀壺，和金質刻花的酒杯，更是世間少有之物。侍婢行酒，酒味很甘芳，夫人量

宏，飲了十數杯，不見她面紅，而且很健談。

過了好一會，有一婢前來稟告夫人，說小姐已粧扮完畢，可請公子出去成禮。德茂到得堂前，祇見小姐年可十七八，姿色艷麗，珠光寶氣，華貴絕倫，旁有美婢四人扶着。德茂欣然行禮，禮畢，衆人簇擁着送入洞房。

房中高張紅羅繡帳，衾褥精美。小姐擅長七弦琴，彈奏一曲，悠揚動聽。德茂問她自己所乘之馬，不知放在那兒？小姐說是早已把馬送回去了。

大約過了一年，德茂雖然對小姐情愛甚重，但是心中終覺猜忌，便對小姐說道：

『我們老是住在這兒，雖然令堂待我很好，但是終非久長之計，所以我的意思，能否請小姐和我一同歸去？』

『公子啊！你的話雖不錯，祇是陰陽相隔，怎能歸去呢！』她慘然回答，嗚咽悲啼，淚痕滿面，很是傷心。

德茂見她如此，祇得再懇切地哀求道：

『小姐呀！我留此間已有好久，家中一定非常記念，能否請你設法放我回去？』

『既然如此，當然不能強留，且待三年之後，再當相迎哩！』

她說着，就送德茂出門，揮淚握別，戀戀不捨，並拿出貼體紅衫一件，金釵一枝，贈他留作紀念。又對德茂說道：

『雖然後會有期，但是年歲尚長，歡會嫌短，別離苦長，深望努力加餐，善自珍重爲要！』

德茂出得門來，乘着駿馬，逕回家中，家中人見了德茂，閣第歡呼，失蹤一年，居然回來，好像做了一次大夢。德茂取出鬼妻所贈之物觀看，卻是真的東西，並不是冥器，家人見了，都稱奇不止。

三年之後，德茂果見前次相迎之丫鬟乘車來迎，德茂知道自己的陽壽已滿，無法挽救，於是迅速地料理家事，等到安排完畢，就含笑而逝。

二五 叫魂

嘉山盧仲海和他的叔父贊卿進京去經商，某日，到了徐州，天色已晚，投宿客店。叔姪兩人都喜歡喝酒，閒着無事，便沾酒對酌起來，兩人談談說說，不覺喝得酩酊大醉。

睡到半夜，叔父嘔吐狼藉，神志昏迷，窘得仲海手足無措，因爲在深夜，找不到醫生，仲海祇得自己看護叔父，找出箱中的藥物，給叔父吃，可是叔父不但沒有痊愈，反而病勢越重了。

延到第二天早晨，竟氣絕身死。仲海悲悼非凡，摸着贊卿的心口，覺得還有一絲溫暖，

在無計可施中，忽然想到聽人家說過，一種多白的人，可以「叫魂」使死人還陽的。仲海遂大呼其叔之名，連續不息，果然他的叔父慢慢地轉動着，過了一會，居然蘇醒過來，能夠開口說話了，仲海歡喜異常，慰問着道：

「叔父！你覺得怎麼樣？」

「沒有什麼！全賴你的呼聲救我，要不然，恐怕不會回來的了。」

仲海問他究竟。贊卿答道：

「我昏迷中見有數名差役模樣的人，前來召我，說是有人請我去。我問是什麼人？答稱尹文。差役領我走到一家門首，車馬極盛，像是有什麼喜事，走到裏廳，那個尹文早在那兒拱手相迎，說是久慕大名，特地邀請暢飲，幸蒙光臨，萬分欣幸！」

「後來怎麼樣呢？」仲海問。

叔父呷了一口茶，潤了潤喉嚨，繼續說道：

「尹文陪我到竹亭中坐下，亭內已有數位客人，都穿着朱紫衣袍，好像都是貴官。」

「他們是什麼官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們坐定之後，左右即進酒餚，那知正在舉杯歡飲之際，忽然聽得你的叫喚聲，說也奇怪，那時我竟會忘記了你呢！」

「那末，你怎會想到回來的呢？」

『是呀！過不了一分鐘，我又聽得你的叫喚聲，而且很是悲愴，我纔怦然心動，便向主人告辭。』

『於是便回來了？』仲海插嘴問。

叔父接着說：『當初，主人不肯讓我先離席；後來，我說家中有要事，必須先回去，始得主人允許，暫時放我回來。』

『暫時？』仲海驚奇地問。

『正是！因為臨別時主人說，他還要來邀請我。我現在方始知道，曾經死去過了，要是沒有你叫喚，恐怕不會生還了。我覺得很擔心，要是再來叫我去，那怎麼辦呢？』

仲海蹙着眉說道：『假如真的再來叫你，我祇好再用「叫魂」的一法！』

當叔姪兩人正在談話的時候，贊卿忽然又倒地死去了；仲海又是如法泡製，大聲叫喚，過了半小時光景，方始又蘇醒。

贊卿抹着額上的冷汗道：『仲海！我看我們還是趕快離開此地吧！』

叔姪兩人，便匆匆收拾行李，離開客店，向京城而去。

二六 狗眼

據說有一種人，生有狗眼，能夠看得見鬼，這種人在紹興一帶，常有聽到，或是見到。生有狗眼的人，他的一雙眼睛，和尋常人一樣，不知道的人，簡直一些也看不出來，祇是說穿了，細看起來，好像有點兒紅就是了。

狗眼也叫做「陰陽眼」，因為他的眼睛能夠看得見陽間的人，也能夠看見陰間的鬼，所以叫他做「陰陽眼」。據狗眼的人說：「鬼在白天是不出來的，唯有到了夜晚，或是陰雨天，纔是鬼出現的時候。」他又說：「鬼是沒有腳的，祇看見鬼的頭和身體，卻從來沒有看見過鬼用腳走路的，祇是來去飄忽無定。」

生有狗眼的人，他是不敢走夜路的，因為從他的眼睛裏望出來，四周全是鬼，東讓西避，簡直寸步難行。所以平常人都很羨慕狗眼的人，以為他看得見鬼，真是有趣；其實他本人正感覺痛苦呢，因為睜眼便見鬼，該是多麼地不方便，實在是有苦說不出哩！

二七 高密令之女

高密王玄之，年少英俊，平居無聊，每於日暮，閒立門口，眺望晚景。有一天，瞥見一女子，生得姿色美麗，年事甚輕，看去不過二十左右，從西而來，步入村中。

第二天，玄之又看見她，一連四天，天天如此。因此，引起了玄之的好奇心，走上前去

問道：

「請問小姐，府居那兒？爲什麼每天天色將晚，來到此處，不知有何貴幹？」
她微笑答道：

「我家就住在鄰村南橋，因爲有事，到此地來探望親戚呀。」
玄之見有機可乘，便進一步施以引誘，那女子竟樂於接受，便跟着他到家，兩下非常親愛，儼然夫婦。從此她每晚必來，玄之認爲艷福自天而降，真是前生修來的好姻緣。

一天晚上，玄之對她道：

「你的家離開這兒既然很近，可否讓我到你府上去見見伯父伯母？」

「不必客氣！因爲我家狹窄得很，不便接待貴客，況且我早失怙恃，祇和我亡兄的一個遺女同居，不得不避嫌疑呀！」

她說得很婉轉，玄之當然相信她的話是真的。日子久了，他倆的感情更形親密，而且她治理家務，井井有條，對於女紅，尤有特長，玄之的衣服，都由她裁製，左右鄰人莫不讚賞她的技藝，並羨慕玄之得此賢內助，真是艷福無量。

這樣過了一年多，有一天晚上，她面色非常不快活，啼哭不已。玄之見了這種模樣，覺得很突兀，便詢問究竟。她說道：

「我本是前高密縣令之女，嫁給下

生性乖戾，常常虐待我，我父母見

我可憐，不忍受他荼毒，於是把我接回。我知命運不濟，回家不到數月，竟因病死亡。死後，就葬在南橋。現在夫家要來把棺木迎回去改葬，而且就在明天。我既承君愛憐，怎能捨得離去，所以覺得悲痛！」

玄之這時，纔知道她是一個女鬼，但是玄之並不害怕，因為已有一年多的夫妻關係，而且彼此感情很好，於是陪着她哭泣。這一晚，他們都沒有安睡，哭了一夜，直到明日清晨，臨別的時候，她把戴在自己手上的一雙玉鐲相贈，作為紀念。他也送她一方繡帕，作為答謝，遂含淚道別。

第二天，玄之到南橋去察看，果見有人開塚發掘，棺木已朽，但女顏色如生，他們發覺棺中，多一方繡帕，卻缺少了兩隻玉鐲。

大家都非常奇怪，玄之見了這種情形，心中非常明白，祇得快快而歸。

二二八 鬼友

觀海衛附近居民茅必昇，年已三十開外，尙未娶妻，捕魚為業，收入倒也不惡，照理很可以積蓄一點錢，娶個妻子，成家立業。但他卻老是過着獨身生活，不娶妻室，這就因為他是個酒徒，祇喜歡喝酒，賺多少，用多少，實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樂天主義。

茅必昇吃酒的程度，相當高深，他每夜背着魚網去捕魚的時候，在他腰間的褲帶上，總掛着一隻燒酒瓶，一邊捕魚，一邊常常拿起瓶子，對準他自己的嘴，骨嘟嘟地喝個痛快。有一晚，茅必昇照例背着魚網出去捕魚，到了夜半時候，看看魚籃中已有了幾條挺大的鯽魚，照市價算起來，足夠明天一日的沽酒錢了；祇是還缺少三餐的飯錢。他對着魚籃發笑，嘴裏咕嚕着道：

『很好！祇要酒錢有了就得啦！至於飯錢，可以慢慢地再捕幾條魚，現在讓我把留在瓶子裏的半瓶燒酒先喝了吧！』

他說着，就坐在河邊的草地上，取出酒瓶，掏出魚乾和青豆，骨嘟嘟地又喝起酒來了。當他正在喝酒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陌生人，坐下來跟他搭訕，說自己也是一個酒徒，因為路過此地，看他喝酒，覺得喉嚨癢，於是想來叨擾一番。茅必昇倒也毫不吝嗇，也不詢問那人根底，就隨隨便便的兩人對飲了起來，而且喝得很高興。

他們兩人一直喝到瓶子空了為度，看樣子，那個陌生客人的酒量，比茅必昇還要宏大。因為喝得太興奮了，臨別的時候，彼此約定明天晚上，仍在原地方碰頭，各人都帶酒菜來，預備痛飲一番。

茅必昇本來打算回家去了，但他想起了明晚上的約會，於是決定再捕一會兒，希望多捕一點魚兒，售得錢好備酒菜。



兩 人 對 飲 起 來 喝 得 很 高 興

他又將網兒丟入水中，停了五分鐘，用手扳着網桿試試看，有沒有魚兒落網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祇覺得網兒很是沉重，經驗告訴他，這定是有大魚了。茅必昇顯着愉快的神色，用力將網拉上岸來，睜着眼察看，祇見網內有着五六尾的大鱸魚，照市價估計起來，足夠明天一日的開支而有餘，像這樣的好成績，真是打破捕魚的最高記錄了。

茅必昇立即踏着輕快的步子，笑容滿面的回家去睡一會兒，預備天明上街去出售。到了夜晚，他預備了三大瓶的燒酒，四色豐盛的菜，自己提着一隻籃子，去到昨晚上的老地方，等候酒友光臨。

那位客人很守時刻，準時來到，兩人便又相對痛飲起來，喝到半中間，茅必昇把昨晚上捕魚的成績告訴他，但是他祇是笑了一笑，淡

然地說道：

『我希望你今晚上有更好的成績！』

茅必昇嘻開了嘴，笑着連聲說：『依你金口！依你金口！』

這晚上，茅必昇果然又得了意外的好成績。因此使他起了疑心，他想：這也許是那位新朋友幫了他的忙，恐怕他不是人，說不定是水鬼，或是什麼妖怪；但他並不害怕，反正可以多捕魚，多賺錢，管他是鬼是怪，祇要有酒喝，什麼事都可以不問不聞！

他們兩人的友誼繼續下去，茅必昇捕魚的好成績，也天天維持原狀。過了好久，茅必昇忍不住問客人的來歷，他也毫不隱瞞的告訴茅必昇：原來他是這條河裏的水鬼，因為受了他酒菜的招待，爲了報答起見，所以替他趕魚落網。茅必昇聽了，並不害怕，依舊和這個水鬼做酒友。

二九 女鬼作祟

牛爽秋是嘉定的一個土豪，他用廉價收買了一塊空地，把許多無主的荒墳掘去，在上面建築住宅。有一天，他的母親，因為坐木凳不小心，被釘刺破了股，本來這一點小傷，過幾天就會痊愈的，那知她卻年餘不愈。

真是受盡苦楚。

有一回，她覺得創口奇癢不堪，遂用手指爬。……那間，有數條蟲樣的東西爬出來，後來又有數隻蟬，從創口飛了出來，飛到庭中的梧桐樹上，悲鳴竟夕。

家人都覺得很奇怪，以為這一定是不祥之兆，在驚惶之餘，便去叫了一個巫婆來問卜。巫婆來了之後，便對着樹噤哩咕嚕唸了一遍。家人們問她怎麼樣？她答道：

『有一個女鬼，穿着黑衣黑褲，蹲在樹枝間。』又指着蟬說，蟬就是鬼的化身，牠在說話，說的是：

『東堂下是我的住所，為什麼來擾亂我？弄得我沒有安身之處，如果不替我改葬，將來會禍延你們三個女兒的！』

家人們聽了巫婆的說話，都信以為真，要求她設法驅鬼，但是牛爽秋不相信，把巫婆趕走。

一年之後，牛爽秋的第二女在房中繡花，看看天色將晚，預備收拾起綳架休息。爽秋走進去，瞥見三女的床前有一個屍首，頭部覆着白巾，僵硬地躺在踏腳板上。這時候，牛爽秋倒也恐怖起來，奔出去告訴妻子，妻子當即跟了進來觀看，也被嚇得面無人色。

家人們都趕來察看，誰都覺得奇怪之極。人多了，膽也大了，牛爽秋忽然抽出壁上掛着的一把寶劍，對準床前的屍首砍去。

吱的一聲，裏面驚叫起來，突然燭火熄滅了；等到再燃起燭來，屍首不見了，牛爽秋三

女的股卻砍斷了，流血滿地。這樣一來，大家都驚惶得手足無措，大哭小叫，牛爽秋也驚慟非凡，不過，事情既然鬧得這個地步，祇得收殮完事。

事後，幸而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了，那裏知道，不到半年工夫，有一天，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牛爽秋睡在床上，忽然覺得心跳異常，驚醒過來，又見前次的屍首站在床前，他倉卒間又揮劍砍屍，霎時間，房中喧擾起來，原來次女又如三女的斷股死啦！

這真是奇事，舉家惶駭，集議的結果，勸主人遷地爲良。那知牛爽秋脾氣倔強不堪，越是這樣，他越是不讓，終於仍舊居住下去。

第二年，又見前屍出現，長女也被殺了。這次，親友們不管他同意與否，強迫他搬家，可是在搬家後的兩月，牛爽秋的母亲也毒發死了。

三〇 鬼兵

俗稱七月是鬼月，所以各處地方都盛行打醮，和尚道士念經拜懺，超度鬼魂，希望人口平安。唐朝貞元二十三年的七月間，因爲河南的地方長官不信鬼，所以禁止打醮，竟致鬧出鬼打仗的事件來了。

那時當地的老百姓，都說有鬼兵整夜的吵鬧，其勢洶洶，不是糟蹋農作物和家畜，便是

傷害人們，嚇得人人都像驚弓之鳥，一到日暮，

每逢鬼兵來時，空中像有千軍萬馬般的奔騰之聲，不過一忽兒，就會肅靜無聲的，每夜都如此；到了第二天早晨，調查之下，總有許多人因得罪了鬼兵，受到傷害。

老百姓們商量的結果，預備大家捐些錢出來，在七月十五日的那一天，舉行打醮超度，懇求鬼兵不要再來擾亂。可是這件事給那位不信鬼的地方長官知道了，他便下令，禁止舉行，並且派武裝精兵百名，實行剿鬼，打算消滅鬼兵。

到了七月十五日的晚上，也就是人準備和鬼決戰的一天，一班武裝兵士們，個個雄糾糾氣昂昂地佈置就緒，好像真的大戰臨頭，馬上就要開火啦。

在當時，鬼似乎也怕兇的，臨陣脫逃，居然寂靜無聲，太平無事。那批兵士們奏着凱歌，整隊回營。可是誰知道，到了第二天，那一百名兵士，個個睡在床上，爬不起身，說是生病了，病了一個多月，方纔痊愈。

三一 壙中人

從前有個酒徒，因為岳父死了，他去送葬，那知他嗜酒如命，到處喝酒，那一天，竟也喝得酩酊大醉，不知怎的去睡在空壙之中。（空壙是他岳母的生壙）



縣官人命開張察勘那酒徒果然睡在空墳中

辦喪事的人，亂闖闖的，一不留心，沒有看見空墳中睡着這位醉女塔，便七手八脚地堆上泥土，把墳掩了起來。

過了數天，酒徒的家中，不見他回去，派人到岳母家裏去查問，那知回說早已歸家去了。其實那天大家不見這位醉女塔，總以為他歸去的了。

這樣一來，豈不是成了失蹤案嗎？

酒徒的父親便控訴他的岳母，要她交出人來。這消息傳到岳母的耳朵裏，當然氣憤而又驚惶，因為她沒有知道女塔的踪跡，教她怎麼交得出人！

縣官也弄得沒有辦法，搔頭摸耳，始終研究不出這件離奇失蹤案的線索來。後來，還是師爺的頭腦靈敏，他想到安葬的那一天，說不定那個醉女塔會躲在空墳中被埋了。於是山縣

官命人開墳察勘，果然不出所料，那個酒徒真的睡在空墳中。

一個活人被埋在墳墓中，悶臥了數天，自然是氣絕身死了；幸而時間還沒有過久，酒徒還奄奄的有一口氣息，胸口還有一絲的溫暖，抬回家中，灌以薄粥，漸漸地蘇醒過來，又調養了數天，方纔恢復健康。

這時候，大家都歡喜。但是，都很奇怪，睡在墳墓內好多天，怎麼竟能不死，於是大家都問他的經過情形。酒徒沉思了半晌，說道：

『當岳父安葬的那一天，我因為吃醉了酒，東衝西撞地鑽進了墳穴，睡在那兒，就像死去一樣，人事不知。直到匠人來掩壙的時候，我還是無知無覺，於是遂被埋入壙中。後來酒醒了，我爬起身來，那知摸不着出路，舉目四顧，祇見宅宇宏偉，所有岳家的老幼死鬼，都在一堂。衆鬼見了我，都驚愕異常，其中有一個鬼咆哮着說：『殺了他吧！』幸虧給岳父阻止了。岳父說：

『我女兒年紀還輕，而且他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賺錢養活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殺他的！』

『後來怎樣呢？』酒徒的岳母問。

『後來，岳父請我吃酒，酒和菜都很豐盛，我又喝得酩酊大醉。』

一場離奇的失蹤案，總算告了結束。但是這個酒徒，從此之後，似瘋似狂地患了神經

病，不過他仍能賺錢，維持一家的生活，因為他能召鬼魂，做了一個巫士。

有一天，那個酒徒忽然告訴他的父親說，他又要到他的岳父那兒去了，因為他昨晚得了一夢，岳父說有事要他去商量，他不得不去。說完之後，酒徒當即倒在地上，氣絕身死。

酒徒的父親要想阻止他不去，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祇得眼看着兒子死去，家人們都驚恐異常。

大家都以為酒徒此番死去，決不能夠再還陽了。可是他的父親，仍堅信兒子一定會還陽的，除非這次召他去的，不是他的岳父，否則，決計不會有意外的。

三天之後，酒徒果然又醒了過來，他說他疲憊得很，癱軟無力，好像做了非常吃力的工作，還沒有復原的樣子。

許多好管閒事的人們，一個個都聚集攆來，問他這次死去還陽的情形。

酒徒定了定神，當衆演說起來，他警告大衆，不能自私自利，須有道德心，因為上天已放惡魔來到人間，專事打擊作惡之徒。

這次，他的岳父召他去，就是爲了這件事，囑他回到陽上，轉告衆人，切勿作惡，得罪上天，不然的話，罪有應得，決不寬恕！反過來說，爲善的人，定能獲得善報哩！

三二二 關肚仙

有一種活人說鬼話的職業，那就是巫婆，俗稱「關肚仙」的，一般愚夫愚婦們都很相信，因為她能說得頭頭是道，有聲有色，無怪大家都會上她的當。

巫婆的動作，都是千篇一律，開始時，總是先打無數呵欠，接着就是一連串的鬼話，使人聽了毛骨悚然。有幾個狡詭的巫婆，除了收取酬金之外，往往會胡說八道，假借着鬼的口氣，敲你一下竹槓。她能猜透來人的心理，假說鬼在陰間受苦，需要陽上人的超度，並且囑咐，這超度必須由巫婆來經辦，纔有功效；這樣一來，人們的錢便落到她的袋裏去了。

有時候，碰到反對迷信的青年們，也算巫婆倒霉，往往要作弄她，窘得她哭笑不得，祇得飾詞推託着，趁機溜走。

據老年人的傳說，「關肚仙」的巫婆，全靠着一個「楊柳神」，「楊柳神」是用楊柳樹彫成的木偶，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經懺禮拜，有了靈感，它就會替巫婆召喚鬼魂，做活人說鬼話的職業。這種怪事，和白蓮教的邪術頗相近似哩。

三三三 捉鬼專家

趙大自言膽子很大，生平不怕鬼，因此大家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不怕鬼」。其實他的膽量並不很大，祇是有點兒癡吧了；他也不覺得難為情，把人家給他的綽號引以為榮，

並且自命爲捉鬼專家。

附近的地方，往往爲了鬧鬼，去請趙大捉拿。有時候，居然很靈驗，其實並沒有什麼鬼，都是趙大撒的謊，故意說得有聲有色，自欺欺人而已。

有一次，離他三十里路以外的一個白家村，因爲有鬼出現，嚇得村人們都大起恐慌，於是有人提議去請趙大來捉鬼，大家一致贊成。

趙大被請到白家村之後，當即預備好武器，以便捉鬼。在事先，他喝了五斤紹興黃酒，吃得醉醺醺地搖搖欲倒。

大家看了他這副樣子，都說這樣一個混蛋，不但鬼不會給他捉掉，我們反而請了一個酒鬼來了。

到了半夜，鬼來了，趙大睜開眼睛一看，猛的吃了一驚。不得了！鬼很多呢，數也數不清，領頭的那個鬼，異常高大，好像大出喪裏的開路神；後面跟着一羣各式各樣的鬼怪，嚇得趙大目瞪口呆，索索地抖着，趕忙跪下來叩頭求饒。

鬼當然不會憐憫他，祇見那個領頭的大鬼一聲令下，羣鬼卽一擁上前，扼住趙大的領子，扼得他的舌頭往外直伸，活像個吊死鬼，他欲動不得，祇會合着雙手拜個不休。

到了第二天早上，村人們都來察勘，卻不見趙大的影子，祇見地上有一大灘鮮血，於是大家都知道趙大已被鬼弄死了。

三四 客店女鬼

王容和李成是姨表兄弟，兩人趕了一天路程，息宿一家客店內。時值炎暑，坐在庭院間乘涼，搖着芭蕉扇，品茗談天，真有說不出的舒暢。

時候已經不早，是安睡的辰光了，兩人各自去睡。王容睡在東廂房，李成睡在西廂房，僕人們則睡在外舍。

王容覺得不能閉上眼睛好好睡去，祇是翻來覆去的胡思亂想，直到三更之後，還是睡不着。舉目凝視窗外，祇見月色朦朧，庭樹蕭森，忽見走廊間有一少女，正在那兒窺探，去而復返者數次，王容看在眼里裏，覺得很奇怪；回過頭去，卻見李成坐了起來，目視那少女，向她招手；王容就假裝熟睡，靜看他們的舉動。

過了一會，李成走了出來，迎接那少女，兩人就在走廊間親熱地吻着。一會兒，兩人手牽着手，走出門去。此時王容悄悄地起身下床，潛行跟在後面，遠遠地偷覘着。

他們在樹下，歡然談笑。不一會，李成獨自走回屋裏去，走得很快，形色匆促，像有什麼緊要的事，少女立在樹下等候。

李成回到自己的臥室中，點起蠟燭，磨墨取紙筆作書，寫好書信，又取衣物等包裹起



李成和少女在樹下歡然談笑

來，並用標籤繫在外面，好像預備寄出去。李成佈置就緒，又復外出，看他的神色，非常泰然，猜他的心裏，以爲王容早已安睡，在此夜深人靜，當然不會有人窺破他的祕密。

過了一會，李成和少女一同入室，關上了門，登床同睡。

王容輕輕地躡着腳，走到室外，想窺探究竟，那裏知道，當他走到室外，向窗口一望，瞥見李成閉着眼臥在床上，那少女俯着頭，張着血盆似的大口，似乎要咬他的項頸，再看少女的面孔，慘白得可怕，足有一尺多長，祇是看不清她的五官。王容這時知道那少女是一個鬼怪，便高聲驚叫起來，少女聽得驚叫聲，便倏忽不見了。

僕人等，從睡夢中被王容的驚叫聲驚醒，大家起來探望，卻見李成已經氣息奄奄，摸着

他的胸口，尚有一絲溫暖，大家七手八腳的替他按摩，灌薑湯，並喊叫着，直到天明，方始漸漸地蘇醒過來。

王容看他所寫書信，原來是寄與家人的絕命書。

等到李成神志清醒能夠說話的時候，王容問他道：

『昨天晚上，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知道呀！』李成茫然答道。

『那末，你爲什麼出去了又進來，進來了又出去？而且寫信包物，都是你自己親手所做，總該知道的。還有那個少女是誰？』

李成搔着頭髮說：『祇記得有一個少女來勾引我，其餘的事，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後來，據那家客店附近的人們說，該店時常有一個女鬼出現，不久之前，曾有一個旅客被她所害呢。

三五 偷食鬼

前清光緒年間，浙江富陽地方，有個財主楊懷仁，爲人陰險狡猾，鄉人們見了他，個個都很憤恨，但因他有財有勢，所以見了面，不得不勉強地叫他一聲楊老爺。

有一天晚上，懷仁家中忽然鬧起鬼來，鬧得合宅不安。說也奇怪，這個鬼常常出現，髡像人，穿着白布衫褲，喜歡偷食吃，倒還沒有意外的惡劣行爲。因此，楊懷仁並不十分畏懼他，但究竟還是憎恨他的。

日子久了，鬼似乎沒有顧忌，漸漸鬧得兇起來了。楊懷仁便去請他的至友柯季子來，因爲柯季子生平自命不怕鬼的。

柯季子到了楊家，便問主人鬼在何處，他準備大大的教訓鬼一頓，不准再來擾亂，不然的話，定當捉拿嚴辦。

那知當他正在神氣活現說話的時候，忽而屋樑索索作聲，大家便都仰首觀看，忽見上面擲下一件東西，恰巧罩在柯季子的口上；衆人仔細一看，原來是女人的月經帶，引得衆人聞堂大笑，此時柯季子真弄得啼笑皆非。

後來有人建議，此鬼既能偷食，必定是有形之物，可用毒藥毒死他。

楊懷仁覺得此話很有道理，便命僕人煮了一鍋糯米飯，拌以糖和砒霜，用磁盆盛着，置放於几上。

到了夜裏，果然聽得鬼從外面走進室內，當即跳到几上，捧着糯米飯大吃起來，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之後，將磁盆丟在地上，豁朗一聲，打得粉碎，鬼便走了。從此以後，鬼便不再出現，大約已給砒霜毒死了。

三六 鬼打牆

常德勝生平不信鬼，時常跟人家爭論，人家說有鬼，他偏說是無稽之談。可是他在某一天晚上的遭遇，使他不得不相信鬼是有的了。

他在友人家打牌，歸家的時候已很遲，途經荒塚，忽然覺得前面是牆壁，沒有進路；他回轉身來，後面也是牆壁，沒有退路，弄得他無路可走。當時常德勝還以為自己神志昏迷，走錯了路。他便從衣袋裏掏出香煙和火柴來，打算點火吸煙，使自己的神志清醒一下。可是擦着火柴，一根又一根，每根都被怪風吹熄；後來一盒火柴全都擦完了，結果沒有一根擦着。他氣憤極了，把一包香煙丟在地上，預備用腳去踩，藉以出氣。

可是當他用腳去踩香煙的一剎那間，突然覺得有物絆住了他的腳，使他動彈不得，並且聽得有嘈雜的聲音，似乎在爭奪這一盒香煙。

他奇怪極了，側着耳朵靜聽，卻聽得他早已亡故的叔父的聲音說道：

『這盒香煙應該屬於我的，因為這香煙的主人，就是我的姪兒，你們大家誰都不許搶，誰都不許動！』

這幾句話，使常德勝聽了毛骨悚然，索索地戰抖着，雖然常德勝生平不信有鬼，但是碰

到如此情形，使他不得不相信有鬼，因為他聽得的聲音，確是他早已亡故了的叔父。他忽然想起人家說過，小便可以退鬼，便對着牆壁撒尿，這個法兒果然很靈，頃刻之間，前面有了路，他就趕緊奔回家中。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到荒塚去察看，果見自己的香煙和火柴，散亂地擺在叔父的墳前。因了這次鬼打牆，遂使他相信世間確是有鬼了。

三七 醫木馬

海鹽高臨吾，一向在上海經商，已有好多年沒有回鄉，難得返鄉一趟，自然覺得格外親切有味。他時常出去蹣跚蹣跚，散步田野間，呼吸新鮮空氣。他尤其高興跟農夫們談天，彼此交換着見聞，他講都市中的形形色色給他們聽，他們報告他大自然的各種動態。因此，過不了多久，他和附近的一般莊稼人，已經攪得很熟了。

有一天下午，大約已有六點多鐘了，高臨吾坐在門前的槐樹底下，看農夫打麥。過了一會，天色將晚，農夫們都收拾起農具回家去了，但是他仍舊坐在那兒，凝視着行將西沉的夕陽，感到無限的舒暢，他心裏默想着：

『要是我能夠積蓄一點錢，有機會到鄉下來開個小小的農場，實行自食其力，該是多麼地快樂呢！』

他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驀地裏從東面奔來一匹馬，上面騎着一個紳士模樣的人，他看那匹馬非常雄壯，是一頭高大的紫驃；但是等到走近來，仔細一看，未免美中不足，原來這樣一匹好馬，竟有點兒跛足呢！

馬跑到槐樹左近，騎在馬上的那個紳士模樣的人，便跳下馬來，很恭敬地對高臨吾道：

『對不起得很！煩勞足下，代我醫治一下馬脚。』

高臨吾聽了來人的話，覺得異常奇怪，彼此既不相識，自己又不是獸醫，怎麼要他醫治馬足呢？便答道：

『我與足下素不相識，我又不是獸醫，怎麼會醫治馬足呢？』

『請你不必推卻，要是我知道你不會醫治，當然不會來請教你了。』

這麼一說，更使高臨吾莫名其妙；他仔細打量來人，看樣子不像是瘋子，便反問道：

『先生從何知道兄弟能治療馬足呢？』

『因為我的馬足很容易醫治，祇須用膠黏貼一下就得了！』

『我不懂先生的意思！』

『我老實告訴你吧，我不是人，乃是鬼！這是一匹木馬，因為足上有了裂痕，祇須用膠黏一下，便完事啦！』

高臨吾大吃一驚，駭怕異常，不得已，轉身進屋去，取膠煮爛了，當他重復來到槐樹

下，果見一匹木馬，站在那兒，前足有裂痕，便俯身把它黏好。轉眼間，那人已騎在馬背上，揚鞭道謝，疾馳而去。

三八 燒墓

山西有一個寒士，進京去趕考。有一天，走到汾陽，太陽已經西下，天色昏暗，要想起到城鎮去投宿客店，路途還很遙遠，正在焦急，忽然瞥見前面有所大宅，屋宇壯麗，想必是富家，這位寒士喜出望外，趕緊走上前去，果見門牆宏偉，朱漆大門上面，寫着一副對聯是：「物華天寶日，人傑地靈時。」

寒士敲着門，好久不見有人出來，他想：這定是聲音太輕了，於是他將門上銅環盡力擊撞。一會兒，果有一個丫鬟模樣的女子出來開門，問道：

『爲什麼在這時候來敲門？』

『因爲天色已暗，不便趕路，可否請你通報主人，讓我在門房裏暫住一夜？』寒士很謙和地說。

那丫鬟就請寒士跟她進去見主人，不一會兒，裏面出來一個美丈夫，風姿秀逸，主人很客氣，不但留客住宿，且設酒餚款待。寒士叩詢主人姓名，說是姓季名和，潁川人，因先人



獵人邀集眾人堆薪墳之四週縱火焚燒

作官，便在此地住下了。

主人親自佈置好房間，邀寒士入睡，並且派了一名丫鬟服侍。據丫鬟告知，主人現為河東主簿，但囑寒士勿說。過了一會，聽得外面有慘呼聲，寒士從窗縫中窺視，祇見主人坐在太史椅上，怒容滿面，正在呵責跪在他面前的一個犯人，並命左右放出鷲鳥，啄那人的眼睛，立刻血流如注，慘不忍睹。

寒士問丫鬟，此人爲了什麼事，主人竟用這樣殘酷的手段對付他？丫鬟道：『那人是汾陽的獵人，因爲打野獸，打毀了我家的牆垣，所以給他受罪的。』

第二天，寒士醒來，卻睡在一座大塚的旁邊，方知昨晚竟借墳墓住宿，一看墓碑，果然題着「穎川季和之墓」。到了汾陽，遇見一個獵人，患着目疾，看他面貌，就是被鳥啄眼的

那個犯人，寒士便把那夜所見的情形告訴他，獵人聽了，異常憤怒，便邀集衆人，堆薪於墳之四週，縱火將墳焚燒；說也奇怪，這樣一來，獵人的目疾反而痊愈了。

後來，寒士考畢回來，又從那兒經過，瞥見一人焦頭爛額，攔住寒士問道：『你還認識我嗎？可還記得借宿的事情嗎？』

寒士一看，就是上次留宿的主人，頗爲驚惶。但是主人卻對他說：『燒墳之禍，是我咎由自取，我不該如此殘酷，致結怨毒於人，那獵人的目疾痊愈，是我給他治好，表示我的懺悔。你將來致身顯貴，福澤頗厚，如果不忘留宿之誼，能將墳墓加以修葺，那就感德不盡了！』主人說罷，轉瞬間就不見了。

三九 鬼鬧殯儀館

李大毛服務於滬西的某殯儀館，專司化裝死屍之職。因此，凡住在這殯儀館中的鬼，他都認識。據他告訴人說，鬼也有組織，也有黨派，也有幫口，也有善鬼和惡鬼之分，……並且也常有鬭爭的事情發生。

有一次，鬼和鬼竟大打起來，鬧得整個的殯儀館亂混不堪，嚇得一般善良的鬼都大起恐慌，紛紛逃難。

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是爲了老鬼和新鬼爭奪一個富鬼而起的。因爲那天新來了一個富鬼，派頭很大，生前是一家銀行的行長，爲了多吃一些東西，患着急性盲腸炎死了。在他尚未到達殯儀館之前，老鬼和新鬼之間的特務員，早已探得他的身份，於是當他進來之後，雙方都派大員迎接，表示親善，企圖聯絡他，藉以增強自己的勢力。然而就因爲有兩個團體的關係，以致雙方爲了一言不合，當即火併起來。

鬭爭的結果，因爲新鬼都是身強力壯的少壯派，思想新穎，交際手段圓滑，老鬼都是頭腦冬烘的頑固派，思想腐化，手段不高明，所以終於不支而告失敗，祇得低頭下氣，表示服貼。

一場糾紛，總算結束。但是從此之後，這殯儀館中就永遠不得過太平日子，因爲你爭我奪的關係，不時會鬧得天翻地覆，鬧得最嚴重的時候，甚至會波及到附近的鄰人們都不得安睡哩。

四〇 靈魂照相

外國科學發達，連鬼都可以拍照，叫做「靈魂照相」。這樣說來，鬼似乎確是有的了。現在且舉一個中國的事實來證明一下：

上海某大學學生蔣沛霖，研究理化，頗有心得，學期終了，理化考試總是名列前茅。他在課餘之暇，時常喜歡拍照，藉以消遣。

他曾聽人說，外國有人能攝靈魂照相，於是他也很想拍一幀。恰好他的宿舍窗口，正對着一座義塚，他便把照相機置放在窗口，對準着義塚，專等夕陽將下，暮色蒼茫的時候，便憑空拍幾張，可是每次都失敗。在某一天的晚上，他照樣的做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把隔夜的軟片洗印出來，發現其中一幅攝上了靈魂照，那幅照相的形容很古怪，是一個清代裝束的婦人，但是有頭無腳，旁邊還有兩個小孩，也是有頭無腳。蔣沛霖將這幅照相，很珍貴的收藏起來，拿出來給親朋們看，大家都相信這確是一幅靈魂照相。

四一 陰間醫生

一間陰沉沉的房間裏，躺着一個垂死的病人，病得非常厲害，已經有二十多天，沒有喝一滴水了。給他湯，湯就嘔掉；給他藥，藥也嘔掉；所以中醫西醫，都說沒有辦法。家裏的人，早已替他預備後事，祇等他死日的來臨。

有一天晚上，病人迷迷糊糊地睡去，看見兩個差人模樣的人跑進來，病人問他道：

『你是誰？』

『我是陰差，是預備來捉你去的。』

病人聽到陰差來捉他，早已魂飛天外，祇得跟着陰差跑。大約走了十多里路，在一處樹林旁邊，突然聽到有一個人喊他的名字，病人仔細一看，原來是他的好朋友仲雲。兩個人見面了，彼此就互問別後的情形，很是親熱。突然病人想到他已經死了三年了，正要問他的時候，仲雲附着他的耳朵告訴他道：

『我活在人世的時候，沒有造過孽，所以閻王沒有叫我進十八層地獄；因為我會得寫寫文章，就被泰山府君信任我，叫我管理陰間生死的事情，所以你的事我可以給你設法，等一會你過堂的時候，祇要說你曾經讀過一萬遍感應篇，請求放還。府君再問你，我會替你回答的。』說罷，兩個人就分別了。

不一會，陰差帶着病人到一所很大的衙門，出出進進的人，都用鼓樂迎送，有的發放還陽，有的披枷帶鎖，押送到地獄去，來往不絕。

後來聽到喊審的聲音，病人就在案前跪下來。府君說道：『你爲人雖然循規蹈矩，可是歡喜吃魚蝦，殺生不少，應當到餓鬼地獄裏去受罪。』

病人哭着稟告道：『請府君可憐我！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並且我也讀過一萬遍感應篇，發誓不再殺生，吃素修行了。』

府君聽了，就問旁邊的管行吏仲雲道：

『有這件事情嗎？』

『有！確有其事。』仲雲一邊回答着，一邊把簿子呈上去給府君看。

府君看了，點着頭笑道：『既然有這樣善事，並且有這樣善願，那麼就放他還陽吧！』仲雲接着稟告說：『他病得很重呢，恐怕來不及還陽，最好到會天醫院裏去醫一醫。』府君說：『好！讓會天醫院的陶醫師給他醫吧！』

於是兩個陰差押着他去了，送他到家裏，仍叫他躺在牀上，把靈魂推進他的軀殼裏，他就醒來了。

他想到方纔所說的會天醫院，也許就是隔河陶許二真君廟，就關照家裏的人，扶他過橋，到廟裏去叩頭焚香，回來的時候，碰到一個道人，看了他說道：

『看你面上的氣色，一定生着厲害的翻胃症，不再醫治，立刻要死了，快到敝診所來，我有方法醫好你的病。』

道人就扶他走進旁邊一間小屋，烹起茶來，從懷中拿出銀針，在病人的心口右邊針灸了幾下，病人喊着痛了，方纔停止，拔出銀針，貼上膏藥。這時候，茶也熱了，道人就請病人用些茶，病人不敢喝茶，因為喝了就要翻胃的。謝人道：

『我已好多天不喝茶了，喝了就要翻胃。』

『不要緊！現在你的病已好了一半，喝着就會全愈的。』

病人聽了道人的話，連喝了兩杯，果然並不翻胃，並且精神也好了許多。

道人再叮囑他說：『你現在回去，先喝些米湯，幾天之後，纔好喝些薄粥，七天之後，纔可吃小半碗的爛飯，並且不許多吃。』

病人回家，依他的話做了，病果然好了。就去尋那個道人謝他，那知房屋和道人，影蹤全無，再也尋不到了。

四二 鬼饅頭

北平宣武門外菜市口，相傳是從前殺人的場所，每年秋天，總要舉行孟蘭盆會，遠近的人，都來觀看，熱鬧非常。主持這會的和尚，在施食的時候，往往給小鬼們打得跌下來，不能完成施食這件事，因此，和尚們都不敢擔任這施食的工作。

在康熙年間，有個遊方和尚掛單在長椿寺，他連蔬菜都不吃，祇喝些清水，所以人們稱他叫水齋和尚。大家因為他的道行清高，就請他主持施食這件事，他也答應下來。他在壇上誦經，到召亡魂的時候，人們祇覺得壇邊陰風慘慘，好像有千千萬萬的小鬼們，爭來討食物吃。施食完畢，明月當空，天氣又非常正常，人們也很快樂。

當時有個賣饅頭的李老頭，饅頭擔停在虎坊橋上，倚着擔子在打瞌睡，忽然看到他已死

的好朋友張三來了，同他說道：『菜市口有個金身羅漢在施食，我們一同去看好嗎？』

李老頭好像忘記他已經死了，很高興地同他去看。到了那裏，果然看到一個和尚，滿身都是金光，高高地當壇坐着，許多護法神恭敬地圍繞着。壇前面放着糕餅饅頭一類的東西，堆積得好像山一樣高。再有許多席次，壇左右兩邊的，都是長袍短褂，高貴的紳士們；其他販夫走卒，都是席地而坐；有用帷幔遮住的，是一羣婦女進食的地方。李老頭看見東西，就要想吃，可是他的朋友張三總是阻住他說：『你還沒有到吃的時候！』李老頭卻不管，偷了一個大饅頭，咬了一口，一些味兒都沒有，饅頭又大又熱，就放在懷裏回來了。到了餛飩擔邊，張三追來了說：

『饅頭你吃不得，藏着有什麼用，我倒可以當一百天的食糧哩！』

『噢！你已經死了好久，為什麼到此地來？』李老頭突然想到張三已經死了，因而問他。

張三笑着說：『我不死，要什麼鬼饅頭？』

李老頭聽了大驚，就此醒了，立刻跑到施食的地方，祇看到經壇正在卸下，遊人們也漸漸稀少，都陸續回去了。他就從懷中拿出饅頭來，大家一看，就是方纔施食的饅頭，同胡桃一樣大小。李老頭把方纔做夢的情形，對大眾說了，大眾都非常駭異。

從此，一傳十，十傳百，金身羅漢的名字，大家都知道，都到那寺裏去拜金身羅漢，擠得那寺戶限爲穿；那位和尚

後來，每達到孟蘭盆會，總要請長椿寺的和尙主持這件事。

四三 百蝶裙

明朝時候，有一個少年科甲，名叫劉介，他做撫州太守，新娶一個妻子吳氏，豐容盛鬋，美麗非凡。有張綵是逆閹劉瑾的黨羽，慕她姿色，把劉介提升為太常卿，到任的時候，張綵前往道賀，並且故意的問他道：『你的晉階，是靠誰的力呀？』

劉介拜謝道：『全仗我公提拔！』

『那末如何謝我呢？』

劉介道：『一身以外，都可奉公！』

張綵笑道：『我所心愛的祇有尊夫人，既蒙允諾，我非常感謝！』劉介想不到他說出這樣話來，大驚失措，弄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於是張綵招呼隨從，用轎子擁着他的妻子去了。

張綵的原配，性暴好妬，二人不能相容，吳氏每天受不住她的凌逼，就投繯自盡了，臨死時，她懷中寫着遺言，請張綵把屍體歸送劉氏。這樣就觸犯了張綵的憤怒，不但把屍體焚燬，將骨灰投入河中；並且連劉介的職務也革掉，押他回返原籍，一份好好的家室，祇弄得家破人亡，真是可惜！

劉介回到原籍，日夜思念亡妻，白天一點事也沒做，祇想在晚上與他的亡妻夢中相見。一天，忽聞有一個茅山道士，善施招魂之術，他跑去求他施術。道士告訴他，必須有死者本人着過的衣衫，方可行事。劉介道：『亡妻的衣衫很多，都放在箱子裏，不願取出，免得觸景生情；祇有百蝶裙一條，是她最喜歡的，臨別時留作紀念，我見了這裙，如見其人，現在坐臥不離，就用這件東西吧。』

道士點頭微笑，於是打掃淨室二間，內層糊了一張白紙，紙上畫着符咒，面前供了香花酒菜；外層就是劉介的寢室，並且很鄭重地告訴劉介道：『要誠心誠意地想着你亡妻的音容，每天看那紙上，如果有人形和你的夫人一樣，事就成了。』

劉介照着道士的說話，看了三日，方纔有隱隱的人影；到了第五日，全身已經畢現；到了第七日，果然他妻子的音容出現了，不過缺少了一口氣。劉介看到自己亡妻，想起前情，不覺大哭起來。道士勸他不必這樣癡情，這不過是一種人生的幻境啊！夜半，道士再書符畫咒，並且把裙子向畫中招示，於是畫中漸漸聽得有女子啼哭聲，並且隱隱說道：『來了！』香風過處，那吳氏果然從畫上走了下來，水汪汪的眼睛，睇視着劉介，無限恩情，真是無處說起。她一面握住劉介的手，一面說道：『我倆分別之後，雖然住在權貴的家裏，但是心裏時時刻刻地想念你，奸賊張綵，強佔人妻，毀滅我的屍身，惡貫已滿，不久就有滅族之禍。我因為感激你的相愛而死，所以十七年後，仍舊要做你的妻子。』

這時道士在傍道：『娘子快點回去罷！遲了要遭冥府譴責。』於是呵了一口氣，把這陰魂吹散，壁上仍留一張白紙，劉介對着那張白紙，不覺又流起淚來。

後來劉瑾犯罪死了，張綵因係劉瑾黨羽，夷滅三族。劉介仍以原官起用，在職十七年，不再娶妻；直到四十二歲，有顯官吳姓女子，自願通婚，劉介重做新郎，格外高興；但見新娘聲音笑貌，態度舉止，和前妻一般無二，追念前情，於是他做了一首百蝶裙詩，表示紀念着這件事。詩道：

惆悵金泥百蝶裙，看來常喜伴行雲；
不教佈施剛留得，魂返全憑李少君。

四四 銀箔刀

從前寧波地方，有一個做觀察的，名字叫王菀生，預備把他封翁棺木歸葬到附近山上，自己就住在丙舍裏督工。有一次，偶爾拿着槍出去打獵，遇到一隻野豬，沒有打中，吃着驚就逃掉了，那地方恰有一具棺木，浮厝在外面，還沒有入土，被野豬所撞，棺倒屍露，闖出了個亂子。他祇有去打聽當地種田的，探問死者是誰？據說，這就是鄉裏的惡霸張某的棺

七、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這時道士在傍道：『娘子快點回去罷！遲了要遭冥府譴責。』於是呵了一口氣，把這陰魂吹散，壁上仍留一張白紙，劉介對着那張白紙，不覺又流起淚來。

後來劉瑾犯罪死了，張綵因係劉瑾黨羽，夷滅三族。劉介仍以原官起用，在職十七年，不再娶妻；直到四十二歲，有顯官吳姓女子，自願通婚，劉介重做新郎，格外高興；但見新娘聲音笑貌，態度舉止，和前妻一般無二，追念前情，於是他做了一首百蝶裙詩，表示紀念着這件事。詩道：

惆悵金泥百蝶裙，看來常喜伴行雲；
不教佈施剛留得，魂返全憑李少君。

四四 銀箔刀

從前寧波地方，有一個做觀察的，名字叫王苑生，預備把他封翁棺木歸葬到附近山上，自己就住在丙舍裏督工。有一次，偶爾拿着槍出去打獵，遇到一隻野豬，沒有打中，吃着驚就逃掉了，那地方恰有一具棺木，浮厝在外面，還沒有入土，被野豬所撞，棺倒屍露，闖出了一場亂子。他祇有去打聽當地種田的，探問死者是誰？據說，這就是鄉裏的惡霸張某的棺木，張某年紀不過三十左右，平日狡猾兇惡，在村中無惡不作，獨霸一方，大家見他非常痛

恨，後來得着暴疾身死，因此還沒有下葬。

菀生平日一向怕他，不齒他的作爲，現在既然誤毀，於是仍叫當地農夫，替他重行安葬，並備了不少酒菜，祭奠一番，方算草草了事。誰知當夜三更時分，菀生正在讀書，忽然覺得一陣冷風，燈光立刻暗了下來，這時突然有一人，提了一柄鋼刀，衝進門來，滿臉殺氣，不問情由，大喝一聲道：『你是誰？膽敢毀我棺木，傷我兩腿，我張某不是隨便可以被欺的人！』

他正在驚訝間，抬頭一看，就是棺中人，於是格外恐懼，祇得說道：『野豬誤撞棺木，我爲你安葬，並用酒菜祭奠，何故恩將仇報？』

『禍首是你，還想抵賴，豈有此理！』那鬼不待說完，一刀向菀生劈來，菀生驚避，刀偏於左；又劈一刀，卻偏於右。鬼大怒，提刀亂劈，菀生看他雪亮的鋼刀，在空中揮動，自料恐難活命，於是拚命躲避，或左或右，幸喜都沒有劈中要害，就是肩上背上，偶然中刀，亦未受傷；那野鬼看到這種景況，更加暴怒起來，舞刀大罵。這時兩人正弄得難解難分的當兒，突然有一個老翁，氣喘噓噓地跑來，原來就是他的封翁，菀生於是大呼求救，希圖脫身。

那野鬼見了老翁，馬上縮手，把刀丟在桌上，神色非常不安。老翁責罵道：『我兒打獵，野豬衝撞棺木，早已給你安葬，酒菜供奉，於情於理，都可過去；現在你提刀趕來，預

備想索詐不成？你至死不悟，還要做出惡霸模樣，豈不怕神明麼？我兒有神明保佑，不會被你傷害，再不速退，莫怪我稟告雷公，擊死你這混蛋！」

那野鬼聽了這番話，便提着桌上那柄刀，偷偷地想溜走；老翁罵道：「你還不忘記這柄兇器麼？」於是那野鬼拋掉鋼刀，立刻就逃。苑生正想探詢那老翁的來處，忽然也不見了。明晨，他把桌上的那柄刀，仔細察看，原來是用銀箔所製，長不滿三寸，但式樣卻非常精緻。

四五 路遇亡姨

陝西有一個楊凱，在山西經商。有一天，聽到母親生病的消息，便急急地趕回去。這時候，陝西正在鬧着很重的饑荒，他在經過蘭儀地方，一路上都是餓死人的屍體和殘骸，看了心裏不由地淒慘起來。天晚了，他就跑進一家旅館，卻找不到一個人，就提了燈上馬再跑，到了一所屋子前面，聽到裏面有人聲，就拴了馬上前敲門，門就自然地開了，祇見兩個老頭兒坐在屋角輕輕地哭着，都是骨瘦如柴，祇有一口氣的樣子。看見了楊凱進來，就跪下來請求道：

「請您給我一些東西吃吃好嗎？我已好多天沒有吃東西了，家裏的妻子和兒女，也都餓

死，祇剩着兄弟兩人，也病得不成樣子了！」說着露出非常悽慘的樣子。

楊凱就把帶來的乾糧，分了一些給他們吃。並且向老人討些兒湯水。老人卻回答道：

『井水也乾了，柴也沒有，冷水也找不到，那裏來的湯。』說罷，還嘔叨着歎着苦。

楊凱嘆息了一會，也疲倦得倒在坑上睡了。正要睡着的時候，祇聞到有奇臭的氣息，要嘔出來的樣子，立刻用燈一照，祇見兩個屍體，和自己一同並臥着。一個爛得發胖了，一個潰爛得蟲也鑽出來了。同時看到他方纔所分的乾糧，卻在他們手裏。楊凱非常驚慌，上馬就跑。

在路上，楊凱想到他姨母住的地方，離這裏並不很遠，就走去訪問。到了姨母家，敲着門，沒有人答應，就大聲喊着姨母，好久，方纔有人來開門，一看正是他的姨母，楊凱就請了安，問姨母道：

『姨母家裏的表兄弟們呢？僕人們呢？他們到那兒去了？還煩姨母親自來開門！』

姨母回答道：『自從你去了之後，連年饑荒，再加上瘟疫，孩子們和僕人們，一起都死完了。』

楊凱驚訝地問道：『呀！可惜！那麼姨母身體一向很好罷！』

姨母哭着回答道：『我也在前天死的，方纔聽到你來，勉強地起來開門哩！』說着就跌倒了。

楊凱聽了姨母的話，嚇得鞭着馬兒，很快地跑着；跑到家裏，推門進去，他的母親已死了。聽家裏的人說，也聽到他姨母生病的消息，可是因為家裏的人病得太多，所以沒有時間去看她。於是楊凱立刻叫人去看他的姨母。那人去了回來說：『姨母果然死了，看樣子，她是最後死的一個哩！』

四六 鬼嫖妓女

秦老八是蘇州有名的妓女，凡是在花柳場中走走的人，都佩服她的色藝俱佳，百般地捧她，讚她，所以她的名聲很大。

蘇城有個士紳，名叫蕭士傑，時常同她往來，非常熱絡。有一天傍晚，老八在家閒着無事，看到有幾個強健的僕人，抬了轎來迎接老八說：

『蕭老爺有命令，請姑娘立刻去陪酒！』

『知道了，奴馬上就來。』老八一邊回答着，一邊立刻換起衣服，坐上轎子，抬着去了。

不一會，已到了蕭府上，蕭在門口迎接着說：

『和你好幾天沒有見面了，真是想念得很！』說罷便攙着手進去。

老八一看廳堂上掛滿燈彩，富麗堂皇，心想他家不知有什麼事，這樣的鋪張；再仔細一看，卻沒有賓客們，也沒有以前熟悉的僕人和婢女，祇有一個衣服著得很華貴的男僕，和服飾入時的婢女侍候着。正在懷疑的時候，蕭喊着僕人說：

『快把酒筵擺出來！』

不一會，酒菜已擺滿了一桌，山珍海味，色香濃郁；可是一下箸，都是冷菜，冷得心肺都發着寒噤，同時滋味也惡劣得很。蕭叫她坐在身邊，很高興地喝了幾杯，就醺醺然有了醉意。她也喝了幾口，就覺得頭眩起來，這時蕭一手攙着她，慢慢地踱進臥室來。

老八走進臥室，一看陳設得幽雅精緻，被褥又華麗柔軟，調笑了一會，老八就和他上牀睡覺，作交頸鴛鴦。直到天亮，卻聽到有哭泣的聲音，老八很是奇怪，正要張開惺忪的睡眼，卻又聽到有好多女人的聲音叫道：

『她不是秦老八嗎？怎麼會在這裏？』

老八立刻張開眼來，一看有許多女人，穿白衣，戴白花，團團地圍着。看看自己，卻赤裸裸地躺在地上，上面卻有一口棺材遮着。她立刻驚起，懷着含羞和奇怪的神情，聽着旁邊人問道：

『姑娘什麼時候到這裏來？我家老爺在三天之前，在陸家應酬回來，就患着中風的急症，中西醫都醫不好，已經死了三天。昨天是他回煞的日子，所以家裏的人都避開，讓他靈

老八一看廳堂上掛滿燈彩，富麗堂皇，心想他家不知有什麼事，這樣的舖張；再仔細一看，卻沒有賓客們，也沒有以前熟悉的僕人和婢女，祇有一個衣服著得很華貴的男僕，和衣飾入時的婢女侍候着。正在懷疑的時候，蕭喊着僕人說：

『快把酒筵擺出來！』

不一會，酒菜已擺滿了一桌，山珍海味，色香濃郁；可是一下箸，都是冷菜，冷得心肺都發着寒噤，同時滋味也惡劣得很。蕭叫她坐在身邊，很高興地喝了幾杯，就醺醺然有了醉意。她也喝了幾口，就覺得頭眩起來，這時蕭一手攙着她，慢慢地踱進臥室來。

老八走進臥室，一看陳設得幽雅精緻，被褥又華麗柔軟，調笑了一會，老八就和他上牀睡覺，作交頸鴛鴦。直到天亮，卻聽到有哭泣的聲音，老八很是奇怪，正要張開惺忪的睡眼，卻又聽到有好多女人的聲音叫道：

『她不是秦老八嗎？怎麼會在這裏？』

老八立刻張開眼來，一看有許多女人，穿白衣，戴白花，團團地圍着。看看自己，卻赤裸裸地躺在地上，上面卻有一口棺材遮着。她立刻驚起，懷着含羞和奇怪的神情，聽着旁邊人問道：

『姑娘什麼時候到這裏來？我家老爺在三天之前，在陸家應酬回來，就患着中風的急症，中西醫都醫不好，已經死了三天。昨天是他回煞的日子，所以家裏的人都避開，讓他靈

魂回來探望探望，卻不防姑娘睡在棺材底下！」

老八聽了，方纔明白碰見了鬼，就把大概的經過說了一遍，再一看她的衣服首飾，都放在棺材上面，就穿着回去了。

四七 怪頭

有一個解糧的王子瑜，有四個壯漢保護了一起趕路。有一天傍晚，趕不到投宿的客棧，就找到一所廟宇，進去敲門。一會兒，一個和尚出來迎接，子瑜一看是一位滿面鬍鬚的壯漢，不像一個看守廟宇的人，心裏存着警戒的念頭，便走上去問道：

『請問師父，能否讓我投宿一夜？明天就動身。』

『沒有關係，假使不嫌簡陋，就請委屈一夜。』和尚說。

『那裏的話！感謝師父好意。請教師父法號？』王某問着。

『小僧法名慧悟。請教貴人尊姓？』

『敝姓王，草字子瑜。請教師父有幾位令高徒？那裏去了？』子瑜又問着。

『不要談起了！』和尚一邊燒着茶，殷勤招待，一邊慘然地說道：『以前有三個徒弟，一個騎馬跌死了；一個玩弄石擔，一不謹慎，壓死了；一個舞刀斷了臂膀，三年之內，接連

着死了。現在這廟宇，長久沒有香火，祇有十多畝的田地，由老僧種着過活。」

「那麼師父的拳術一定很高強，是南派呢？還是北派？」

「那裏談得上派別，小時候誤從了壞人，祇知殺人放火，現在老了，皈依佛門，正是爲着懺悔哩！」

子瑜聽了他的話，格外地怕懼起來。可是那和尚的招待，真是非常熱心，領他到一間小樓，叫客人住着。樓小得祇可以住一個人，可是非常清潔，一絲灰塵都沒有；榻上面有一頂帳子，帳子裏掛着一柄寶劍。子瑜想，這柄劍倒可以壯壯膽的。就叫四個壯漢，睡在樓下扶梯旁邊。等和尚去了，就關了門，下了門，點着燈睡覺。

正要睡着的時候，忽然覺得帳子被風吹動着，飄拂到臉上來，張眼一看，帳子又飄起來，飄到窗前。子瑜非常驚異，一想樓窗關着，那裏來的風兒，拉開帳子一看，祇見窗上燈光很亮，而榻前卻一片模糊，好像有一件東西遮着；坐起來觀看，卻看到燈前有一件東西遮住光線，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很大的人頭，長着蓬亂的頭髮，張開着嘴，向帳子吹氣，一呼一吸，帳子跟着飄動；子瑜看了大驚，啊喲一聲，大喊起來，那怪頭就用力一吹，頭就滾落在地下，帳子也落了下來，正巧蒙住他的頭；子瑜急得連忙牽開帳子，碰到那支劍，就拔劍在手，正要走下地來開門，卻怕踏着人頭，不敢下來。同時睡在樓下的四個壯漢，聽到了聲音，就都走上樓來，給門擋住，推不進去。正在那時候，突然窗門落了下去，跳進一個人

來，手裏握着一柄雪亮的大刀；子瑜大驚失色，定睛一看，原來是那個和尚。和尚開了門，四個壯漢一擁而進，看見主人握劍在手，和尚大刀舉起着；壯漢們懷疑和尚來行劫，就上前擒住和尚，子瑜立刻止住，告訴大家方纔看到的情形，解釋了這個誤會。再仔細察看着樓板上，一些東西都沒有。

和尚解釋道：『這間屋，以前是有這樣的怪物，有時一個月顯示一次，有時候幾個月顯示一次，可是並沒有爲害人們，即使給牠咬了，也並不厲害，小小的起個塊罷了，沒幾天就會痊愈的。以前老僧住在這樓裏，常看到牠來吹風，任牠吹着，祇等我鼾聲起來了，牠就自己去了。想不到今天又出現了，驚動了貴人，真是萬分不安！』說着大家笑了起來。

壯漢們一看小樓距離地面總有四五丈高，不容易攀登上來，他們都佩服和尚的矯健，說道：

『師父真是好本領！』

『老了，沒有用了！以前年輕的時候，黃鶴樓上，一跳就下來了，現在年老了，恐怕不中用了！』

衆人要欣賞和尚的本領，請和尚表現一下，和尚就立刻從窗口跳下去，一會兒又跳上來，好像矯健活潑的猴子一樣。大家看了，都伸伸舌頭，說不出一句話來。

四八 鬼迷

臨榆地方有個太史叫李子錚，他小時候，有一年夏天，到北郭去乘風涼，雨後初晴，天氣非常涼爽，傍晚因為有別的事情，就先回家。這時候，太陽雖已落山，郊外的泥途倒還可以辨認。他獨個兒走了好久，天色逐漸暗了下來，到後來伸手不見五指，週圍黑漆一團，頭觸到壁上，痛不可當；再向前摸索着，覺得四面都像牆壁，他有點奇怪，再跑過幾步，觸到了一件東西，摸上去很是光滑，估計它的形狀，再仔細去看看，原來是一具棺木。他怕已誤入了殯舍，他曉得殯舍的棺木，棺首必對着大門，他依着這方向，向前走去，用手摸索，果然走到了門口，不過門楣很低，必須偃偻了身體，纔可進出，他也不明白自己是如何進來，祇是跟跟跄跄地向外跑着。

他又走到一處地方，那裏樹木很多，野風吹在葉子上，發出瑟瑟索索的聲音，四週都像圍着短牆，走到了裏面，又像着了迷似的走不出來；等到發覺，馬上想退回，尋那原路，可是又記不得了。不過祇覺得那裏的牆壁，有五六尺高，要爬也一時無法可爬，於是沿着牆壁跑，可是跑來跑去，終覓不着一條出路。

這時他心上實在有點慌張了，而且近處也沒有人家，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突然看見有

一個女人，手裏抱着一個孩子，倒很安詳地坐在那裏，因此走上前去，向她詢問；女人笑着說道：

『你立着的前面，不是就有一條路麼？』

他急急忙忙照着她的方向走去，果然那邊牆上有一道門，於是連忙走了出來，纔鬆了一口氣。這時他仔細想想，自己的家裏離開北郊並不遠，爲什麼走了許多路，還沒有走到？而在這樣夜深人靜的荒郊，卻有這樣一個單身女子，在玩弄她的小孩，真是又奇怪，又覺得恐怖了。

天色暗得越加厲害，再向前望望，宛如有一個人立着，於是再趕前去問路，可是儘你高聲叫喊，他終是不肯回答，用手去推推他，嘿！原來是一塊大石碑，上面刻着很大很深的四個字：「福州義地」，到這時候，他纔曉得，已繞北門走到了南面，離開東門已經不遠了；他這樣兜了一個大圈子，再慢慢地認清路徑，趕到家裏，已是二更時分了。

到明天，他約了朋友，再去訪問昨晚所經過的林園，纔明白確是人家的塋地，潮溼的泥地上，還留着昨晚的腳印，這腳印卻重重疊疊繞着墓道，十分清楚；而昨晚所碰到的女子，面貌雖沒有看清，但以那些服裝衣飾等物推測，一定也是女鬼無疑了。

四九 爆竹殺鬼

有甲乙兩個販布客人，路過小鎮，看到一家新開的棧房，就走進去投宿。主人很殷勤地招待他們，領他們到一間很幽雅的房间，一望而知是新建造的，几榻陳設，一律簇新；窗外滿院梨花，非常清淨，真是一個極好的房間。牆壁上一盞燈，燈光暗淡一些。主人說道：『今年收成不好，油質很薄，沒有辦法，假使嫌燈光太暗，好點着那支蠟燭。』說着，就放兩支蠟燭在桌上，請客人安寢。隨即叫喚店裏的夥計來，輕輕地囑咐了許多話。

店主人走了之後，兩位客人就展開被頭，對臥着吸煙，後來燈逐漸暗淡，挑起些燈芯，一會兒就縮下去；乙偶然回頭，看見桌子下面有一個人頭，坐起來仔細一看，卻沒有什麼，告訴甲聽，甲說：『你眼花了，這樣清潔的地方，還會有什麼出現呢！』說罷就睡着了，鼾聲也發出來。

可是乙那裏睡得着，一會兒，祇覺得冷風吹面，有一股特殊的死人氣息。又聽見輕輕地叫道：

『醒醒！看看！』

乙張開眼睛，祇見一個女鬼，對着他吹氣，蓬着頭，扮着鬼臉，赤着足，露着胸，週身都有傷痕，血一絲絲從滿身流下來，落在地上，發出滴滴的聲音。乙嚇得渾身冰冷，發不出聲音。

這時，甲也睡醒了，睜開眼睛，看到了鬼，大叫一聲，鬼就走過來向他吹氣，甲就立刻

發着寒噤，一句話也說不出。

正在非常危急的時候，突然從門外丟進一串爆竹，正巧落在鬼立的地方，立刻劈劈拍拍響起來，火藥硫磺氣息，騰滿了整個房間，鬼滾倒在地上，啾啾地叫着，到後來就聲息全無了。不一會，店主跟着夥計都來了，甲乙兩客人就扭着店主，責問着道：

『明知道這房間裏有鬼，爲什麼還留着客人？』

店主再三謝罪，解釋着說：『這房間因爲有厲鬼，所以空關了已經二十多年了，我買了來，把牠拆掉重新建築，心想這樣總可以太平了。再看到兩位貴客年壯力強，氣色豐盛，所以敢留着住宿；還恐防有意外，所以叫夥計們伺候在門外，一看到一聽到有意外發生，立刻放着爆竹，想不到鬼仍舊出現。沒有預先知照，請二位恕罪。於是請二客另遷別室，殷勤招待。』

據說從此以後，這間屋子，就不再鬧着鬼了，原來厲鬼所凝聚的陰慘之氣，已經給火藥硫磺驅散了。

五〇 鬼鳴冤

從前有個武舉人，有一身絕頂的好武藝，膽量也很大，心地又正直，所以人們很欽佩

他。

有一天，他有要事進京，因此晚上也祇得趕路，月色朦朧，一個人急速地前進；將近二更時候，黑雲遮着月亮，下起毛毛的細雨來，他走得累了，也須休息一下，遠遠望見黑漆漆地有幾間茅屋，窗口燈光隱約，他就走上前去敲門，突然火熄滅了，他請求着道：

『請求主人行個好事，讓過路人簷下投宿一夜，感恩不盡！』

好一會，主人倦眼惺忪地出來開門，舉人一看，是一個魁梧身材的偉丈夫，就懇求他留宿一夜，偉丈夫說：

『這裏沒有空餘的屋子和榻位，恕我不能留客。』

『鄙人不需要屋子和榻位，祇希望借你簷下打一個瞌睡好了！』

於是主人方纔答應，一邊領他進東邊一間小屋，一邊解釋着說：

『請你原諒，燈油已用完了好幾天，附近油店斷貨，祇得在黑暗裏屈就一夜罷！』說罷，就進了那屋子。

舉人因為膽大，就在屋角蜷着睡了。三更過後，他出來小便，忽然看到一個人，頭頸拖了一根繩，呆呆地立在他前面。舉人一想，這一定是吊死鬼，就大着膽把他趕走，看他鑽到馬棚邊的亂草中，就不見了。他就回身進屋子，提着劍出來，這時雨已停了，月亮又朦朧地照着，他趁着月光，撥開亂草，祇見一條死人的腿，他仍舊把他蓋好，上屋子去睡了。

天亮的時候，他又要趕路了，在辭別主人約其時，他突然掀倒主人，抽出劍來加在他的頭頸上說：

『看不出你是個殺人賊，草堆裏的死屍是什麼人？快照實供來！』

主人支吾其詞，正想詭賴的時候，舉人接着說：

『我沒有工夫和你多煩，你不快些照實供出，我就殺了你來償命！』說罷，舉刀作要斬的樣子。

主人戰慄着說道：『我叫趙得勝，是巡察司手下的一個小卒。昨天有一個張姓的商人來避雨，我看他袋裏沉重的樣子，一想必定有許多銀子，欺他單身客人，就和妻子商量，趁他熟睡的時候，把他勒斃了，還來不及把他埋葬，你卻跑來了，就放在一堆馬草下面，想不到給你看見，請你千萬救小人一命！』

舉人聽了，就報告附近的地保，押到官衙裏去，並且起出那草堆裏的屍體，一看果然是昨夜小便時看到的鬼，頭頸裏還縛着一根繩哩。

五一 錢塘舊宅

錢塘橫河頭，有一所舊宅，高樓大廈，房子很多，但無人居住；據說那所屋內有女鬼，

因係自縊身死，所以那根縊繩至今還掛在樑上，如果把它去掉，晚上便要出來作祟；平時不慎，如果撞到了這根繩子，做事也不吉利。這座舊宅，後來被一位許姓老翁所買，價錢非常便宜。

老翁年紀雖然已經有六十歲，但是膽子很大，有一次，曾假裝睡在樓下，那時月亮正高掛在當空，天井裏照得很是明亮，將到三更時分，忽然好像有一個人慢慢地從內室出來，在月光中像一團黑氣，一直到正廳階沿下面，再慢慢地向上面升起來，於是就不見了。但女鬼的真面目，卻從沒有人看見過。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在那住宅西面的走廊裏，第五第六二根欄杆的這一段地方，晚上凡是拿燈火走過，總會半途熄滅，不論陰天晴天，有風無風，屢次試驗；他家裏的人，已經見得多，大家成了習慣，就不以為奇了。

洪楊時候，杭州尚未陷落之前，那家宅內，時常鬼嘯，屋前屋後，互相呼應，有時一夜到天亮，不得安寧，這樣足足有一個多月，老翁深感不安，覺得一定沒有好兆，就舉家搬到鄉下去了。

那時卻巧有老翁的親戚，前合肥縣令徐某，預備借該宅嫁女，親事完畢，大家預備回去，徐某因留戀西湖景色，就留在宅內，不肯回去。後來太平軍攻破了城垣，衝進宅內，就把徐某捉住，徐某冒充塾師，軍士問他何以穿靴，他道：『這是本宅主人許老先生的東西，

我因鞋破，所以借靴權且穿用。」

軍士信以為真，所以沒有難為他，徐某正在暗暗高興的時候，不料有一個軍士，卻在仔細地相他面貌，向大眾說道：『這賊就是合肥縣令，不要受他欺騙！』並且對徐某道：『我有一次，因為竊案被你打了數百鞭，今天狹路相逢，你還想活麼？』

徐某無法申辯，就闔家遭難，祇有一個書僮，因為生得伶俐聰明，卻被軍隊帶去，後來他告訴人家說：『徐某的首級，就掛在宅內樑上。』

從前宅內的鬼嘯，大概就是這個緣故了。

五二 鬼的滋補品

羅半陰是一個道士，法術高深，他能夠看到鬼的行動，再能夠同鬼談話。

有一天，他到他的好友趙師爺的家裏去，正在談話的時候，羅半陰突然說：

『怎麼有個鬼到你西廂的一間屋裏去？』

趙師爺驚奇着說：『真的嗎？那是老僕張忠的臥室，他已病了好多天了，到底觸犯了什麼？費你心去探問一次好嗎？』

於是羅半陰就跑進僕人的臥室，指着僕人呼叱道：

「你不是送信的老王嗎？」

「是！」僕人欠身回答着。

「你是那一天死的？」

「死了已經有八天了。」

「那麼你爲什麼去驚擾趙師爺的僕人？」

「不敢！」附着鬼的僕人帶着笑說，再接下去說道：

「說來話長，我有一次頭痛，痛得睡着了，醒來時就糊裏糊塗地走出門去，也不知道我已經死了，但覺得身體很輕，好像樹葉子飄着，腳也用不出力，走到一座石橋邊，看見一個老人和一個少年坐着，看見了我，老人笑着對少年說：「這一定是新近死的，這樣的孱弱無力，不出十天，神氣就要銷完了。」我聽了，方纔明白我已經死了。就叩着頭請求老人道：「那麼你們也是鬼了，怎麼這樣的強健？」老人回答道：「我們有滋養的方法的。」我就驚奇起來問道：「鬼還有滋養品嗎？」老人道：「鬼的滋養品就是人氣，凡是頭上有紅氣的，是富貴人；白氣的，是平常人；都不能和他接近！祇有黃氣的，不久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吸了他的氣，身體就會逐漸的強壯起來了。」我學到了這方法，就叩頭感謝分別了。設法去吸人氣，可是跑來跑去，差不多都是白氣。有一天，看到一個頭上有黃氣的婦人，黃氣總有一尺多高，我立刻追上去，老人也在旁邊，搖手阻止我，我還以爲老人要獨享，不聽他話追上

去，不料那婦人一個噴嚏，我像給大風吹着，飄了開去，飄到城外，幸而給一棵枯樹擋住。我再想進城，不料城門神不許我進去，好容易躲在一座轎子下面，進得城去，碰見老人，就責問他的欺騙我。老人誠懇地說：「這婦人雖沒有幾天就要死，可是她的黃氣中有金光，一定是節烈而死的，所以她的氣又非常剛強，犯不得的。你不聽我話，反來怨我嗎？」我連忙謝罪。今天我看到張忠頭上有黃氣，所以和他接近，那敢驚擾趙師爺！」

羅半陰道：「那麼你好去了。」

鬼說：「我立刻就去，請你叮囑趙師爺，快叫張忠回家，如果遲了，要來不及見他的親屬了。」說罷，做着臨別作揖的樣子。

趙師爺把方纔的事，問那僕人張忠，他一些兒都不知道。於是立刻送他回家，回家後沒有幾天，張忠便死了。

五三 新婦見鬼

寧波顧生娶了一個很美麗的妻子，在新婚的那一夜，已經將近三更的時候，賀客們差不多已經走完了。可是寧波風俗，在新婚的那晚，賀客們都要設法聽新夫婦的動作，叫做聽房，所以當賀客走盡，顧生就關了門，對妻子說道：

『睡罷！』

妻子而向着窗，舉起手來指着，叫他勿要聲張。

顧生笑道：『我家沒有什麼客人，也不會來聽房的。』
可是妻子仍舊指着窗外。

顧生撩起窗簾，向窗外一看，果然看到院落裏人頭攢動，大約有十多個人；就向那惡作劇的賀客罵着，可是他們不逃避，於是開出門去驅逐他們，卻一個人也沒有。顧生非常驚奇，心想碰見了鬼，奔回房去告訴妻子，祇看到他的妻子，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立刻扶她上牀，妻子瞪大了眼睛，口作男人的聲音說道：

『我們來賀喜，看新娘，那是平常的事，有什麼罪過，要你來叱罵？』

顧生聽了，一想那鬼附在妻子的身上了，就驚懼地問道：

『你們都是何等的鬼？從那裏來的？』

『我們是從對門俞家來的。』

『住在俞家什麼地方？』

『住在門外的吹鼓樓裏，請主人賞些喜錢，我們立刻就去的。』

顧生一想，對門俞家正在替老太太開弔，門外搭着吹鼓樓，料不到鬼就住在這裏，於是就焚化了許多紙錠，鬼方纔離開了新娘。

據說後來新娘生了一場重病，最後竟一病不起，原來她陽氣衰弱，所以仍不免嗚呼。

五四 鬼現形

一位富翁，同天寧寺的一位大和尚很要好，平日佈施很多，可是他的兒子不相信。有一天，那富翁死了，當然免不了要請大和尚來誦經。兒子同大和尚說：

『我素來知道師父的道行清高，是我父親素來信仰的，我聽到在做瑜伽餓口的時候，能召亡魂，到那時候，請師父登壇召魂，倘使能夠讓我看一見父親的面孔，那麼我就重修佛殿，以報佛恩；否則我父親平日的佈施，都是白耗費的，我也從此不相信佛了。』

和尚聽了，嘴裏說着『是！是！』可是轉念一想，這確是一件難事，心裏不免煩悶起來。有一天，和尚想到賣菜的王老老，和富翁面貌很相像，就走去和王老老相商道：『請你在我那天登壇誦經的時候，預先伏在桌子下面，等到召亡魂的時候，撩起幃幔露出一露面，立刻退出去好了。這事假使不敗露，送你十千作為酬報。』王老老當然答應着的。

到了那天，和尚登壇誦經，到了三更，召亡魂的時候，壇前陰風颯起，燈火都暗淡下來；富翁的兒子，看到壇下有一個人探出半個身體，白鬚白髮，仔細一看，果然是他的父

親，立刻跑上前去，預備擁抱着，卻一切都沒有了，燈也亮了。

自從這次以後，那兒子就捐了很多的錢，重修佛殿。

那位大和尚想，這次居然瞞過，而且非常逼真，像冥冥之中，真的有鬼出現；就備了十千錢，親自送到王老老的家裏去謝他。

一到王老老的家裏，祇看到他家裏白幡高懸，正在請僧道唸經做佛事，一問之下，纔知道那天王老老和尚分別之後，過一天就死了。在富翁召亡魂的那天，他死了已經三天了。

和尚非常驚異，回來的時候，他想：『那天富翁兒子所看到的，是富翁的鬼呢，還是那位王老老的鬼？那可不得而知了。』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再版

民間談鬼

全一冊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輯者 哈 彌 英

出版者 國 光 書 店

印刷者 國 光 書 店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國 光 書 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453369

858-7
432

民間談鬼

北京師範大學

圖書館



858-7
432

登記號 453369

